

寶塔山
噶瑪噶居寺

三乘雜誌



烏金祖古仁波切蒙恩後

開啓西方塔門取出舍利時天空曠空萬里

第四十期 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出刊 雙月刊 敬請助印

創刊人語 勸募



陞座說法謂之弘法，如是豈不有法，若有法則與佛說相違義。若謂無法，豈不自打嘴巴，滿口喊冤。我不販法！

但謂弘法而建梵剎，故將佛法當銅貨換幣，愧對胡子心安。開大口不見舌，滿眼滿耳，擬議祈福消災，說為世界和平作思量。大牌作小牌位，全是孫中山互比較量，賽錢箱醜模樣換作功德娘。不然不然，如是如是。

梵剎不離泥憐兒，識貨者買貨，交錢是買主，福德智裡藏。筆下尖珠兒，蹦蹦跳跳，汝等快把德智修，建好梵剎即是還。還還還！無語話到無邊長，且將舊幣換新裳。擊掌一下！有泥牛犢兒價值千萬兩。

目錄

宗教新聞	夏瑪巴宣告隆德寺管理權轉移 但主控權仍未收回		1
禪的故事	身教	無為	2
教義專欄	八十四位成就者	清溪	3
開示專欄	那一年的小參 認識自己 上師的特質	戒鈺 洛本仁波切 洛本仁波切	9 19 33
讀者投稿	寒山詩與寒山子	蔡馬陵	37
噶居人物	張瑞蘭 王楚平 吳玉綴 呂一平	悟性 悟性 悟性 悟性 平方	39 40 41 42 43
蔣揚事記	志工召集令		45
戒協事記	藏傳佛教研習營圓滿達成任務	莊素芬整理	47
噶居事記	紀念徐師兄慧日居士	悟性	63
噶居會訊	噶居寺訊 朝山預告 中秋夜預告		72 73 75
中居事記	中居會訊		77
法王殿興建委員會會訊			78

創刊人/洛本仁波切

發行人/王鎮熊

編輯/妙嘉

發行所/三乘雜誌社 台南縣左鎮鄉左鎮村 91-2 號

電話/(06) 5732103 、 (06) 5731156

傳真/(06) 5731146

承印者/頗憶多廣告實業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30882682 噶瑪噶居寺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治誌第 7598 號

佛曆二五三九年

農曆七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

八十五年九月一日

夏瑪巴宣告隆德寺管理權轉移 但主控權仍未收回

〈印度新德里訊〉夏瑪仁波切日前宣佈卸下隆德寺管理人及寺中僧團的負責工作，此一工作已經正式的轉交至噶瑪巴僧團，並由五人輪流負責，此五位分別是隆德寺的金剛上師年多仁波切、戒護師龍陀達哇、兩位翁則（即維那師-法會領誦者）宜希和聶頓、壇城師（及負責法會壇城細節者）嘉城洛桑，此權責將待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泰耶多傑年長、登座後再卸任回由法王親自管理。

一九八一年，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圓寂後，原本應是由四位法子來輪流照顧噶瑪巴的僧團和寺廟，但後來卻只有夏瑪仁波切和蔣貢仁波切接下了隆德寺的延續工作。期間夏瑪

仁波切，更是毫無個人寺廟之建立，對組織是完全的付出。尊者多年來四處奔走，皆為了隆德寺噶瑪噶居傳承之法脈得以延續。而仁波切承擔此一重任至今，階段性的任務可謂已經達成，他表示：目前正是完全卸下此一工作的最好時機，因為此時卸下職務正可免除掉許多人（認為他想控制隆德寺一切）的疑慮。今後，他將不再兼有隆德寺和其僧團的任何任務。最後仁波切表示：他雖然已不須再為隆德寺負有任何責任，但他還是衷心希望，大家仍能繼續給隆德寺和僧團如以往的贊助和支持，因為支持隆德寺、支持僧團，就是支持噶瑪巴的宏法事業。

禪 的 故 事 — 身 教

文／無為

大良典座，為了師父的健康，決定讓盤珪禪師享用新鮮的味噌。禪師用畢發現湯味不同往昔，便問「何人掌廚」？

問罷便將大良召去，徒辯說：「依師年齡該吃鮮的味噌，不可吃酸的以免影響健康。」禪師聽了說道：「你是認為我不該吃了！」接著便進入丈室，把門反鎖。

此時徒兒不解師意，但仍舊恭立室外，祈師原諒，可是盤珪一直不理。就在無可奈何下，眾徒齊向禪師懺悔並大聲叫道：「師父，您不吃也許沒關係，但這位徒兒總得吃些東西呀！」

房門一聲響，禪師微笑道：「記得！爾後為人師表不可忘記此刻。」

無門贊曰：「一餐湯有別，七日禁食。千斤擔身扛，只在此時。」

註：習道人，先學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

印度八十四位成就者

文/清溪

四十三、印札菩提

在印度烏狄雅納地方有兩個王國。其中桑波拉王國是由國王印札菩提所統治著；另外蘭卡鋪拉王國是由國王嘉稜札所管轄。

桑波拉國王印札菩提，有個七歲的妹妹叫絲明卡，從小就學習佛法，並且相當精進。當時蘭卡鋪拉國王嘉稜札向印札菩提提議，將絲明卡公主許配給他年輕的兒子，以促進兩國的邦交。

但是桑波拉國王的大臣們聽到這個消息時，便向國王建議說，雖然這場婚姻可以促進兩國長久的和平，但是嘉稜札國王沒有學習佛法，也不懂禮敬佛教，所以我們不該將公主嫁過去。於是印札菩提便思考著，雖然這場婚姻有助於兩國

間的友好，但是我不該勉強妹妹嫁到沒有佛法的國度中。因此印札菩提便取消了這場婚姻一年之後，嘉稜札年輕的兒子來到了桑波拉王國，並遇見了絲明卡。這時的絲明卡因修持佛法，而散發出尊貴的氣質及內心的喜悅，而她那不凡的風範也時常地影響著周遭的人。當然，也影響著這位年輕的王子，並深深地傾慕於佛法的修行。這時王子心中想著：「這真是位令人尊敬的女孩，我實在不該強迫她和我結婚」

不久這位王子回到蘭卡鋪拉王國，當他父親嘉稜札問到絲明卡公主的近況時。這位王子便回答說：「她還太年輕了，所以我沒有帶她回來。」並以此為藉口過了幾年。

這時的桑波拉王國內，充滿著研習佛法的風氣，廣造佛



印札菩提

像，禮敬僧人，人人對佛法充滿了信心，且社會上充滿著祥和的風氣。甚至在王宮內，無論是公主或是王妃們，皆經由堪巴拉上師的教導及灌頂中，朝向成就的道路。

就當絲明卡公主十六歲的那年，嘉稜札國王又再度地派遣使者向印札菩提提親。但是當時絲明卡公主的心，早已完全轉向於佛法上，並且努力地修行中。就當這消息由使者傳回嘉稜札的耳中時，嘉稜札十

分失望的表示，雖然那位公主已達到了良好的成就，卻沒有為我帶來任何心靈的平靜。但就在此時，身邊王子便向國王述說當年他遇見絲明卡公主的情形，此時佛法的喜悅也感染到嘉稜札國王的心中，於是不平的紛爭息滅了。

當這一切訊息傳回桑波拉王國時，國王印札菩提深深的體會到，我妹妹為了眾生的利益而努力，並且平息了紛爭，而我的王國卻帶給我小小的利益，及無數的煩惱，我應該放棄王位來修持佛法。因此，國王印札菩提決定將王位傳給他的兒子，而在王宮中修持了十二年之久，最後他得到大手印的成就，然而他的侍從卻不知道著件事。直到有一天，大臣們正在尋找國王，而就在他們準備打開國王的門時，突然有個聲音從天空傳來說：不要開門，我在這裡。

就當他們聽到時，向上看到印札菩提正坐在天空中。大臣們皆由這個景象生出無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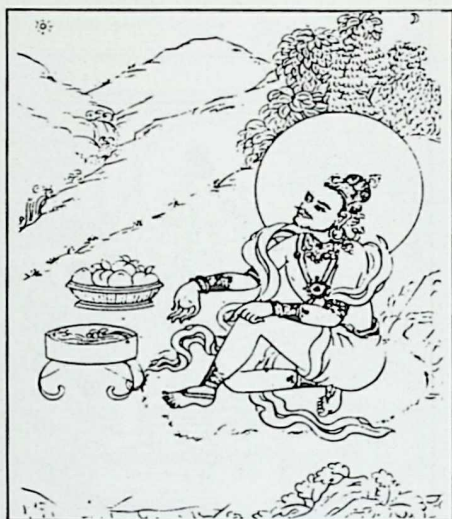
喜悅，而尊貴的印札菩提維持著完美的坐姿長達七天之久，並向那些對他有信心的人們，開顯廣大深奧及不可思議的佛法。接著便以這個肉身進入空行的淨土中。

四十四、梅洛巴

在班噶的地方，有位善良的廚師，從小就接觸佛法，但是一直沒有機會接受上師的教導，所以感覺相當遺憾。就當初秋的一個夜晚，一位瑜珈士來到他的門口，向他求取供養

。而這位廚師相當好心的留這位瑜珈士下來，並且長期的供養食物給他，就這樣過了很久。

有天這位瑜珈士問廚師：「為何你對我這麼尊敬呢？」廚師便回答說：「因為我一直很想要學習佛法，但是常常錯失機會，我想應該是我今生的資糧不具足吧！所以我想現在



梅洛巴

努力的供養您，好為來生積聚求道的資糧。」瑜珈士聽到後便說：「難道你不想今生就求取正道嗎？」廚師回答說：「雖然我很想，但是我具足學習佛法的資糧嗎？」瑜珈士回答說：「這就看你是否已經做好求取佛法的準備？」廚師十分歡喜地回答：「我已經準備好了！」於是瑜珈士就給予他珍貴的灌頂及認識自性的教授。

對於平凡的心性，即使說它如同珠寶一樣珍貴。

輪迴與涅槃卻有不同的表

現。

其中的分別就你在是否有清楚的了解。

而你必須省察自心，發覺那不變的自然本性。

若無這本來具足的自性，那二元相對的觀念又從何而來呢？

一切皆非實有。

若你未曾了解這點，你將會被欲望的幻相所捆綁。

廚師由瑜珈士的開示中了解到，一切的顯現皆為自心所現，事實上心是本來不動的。於是，廚師就將心專注於自性之中，並且日以繼夜地禪修。如此，六個月後廚師清除了他迷惑的妄想，進而了悟到心之自性。

如同一隻野獸般在墓地裡徘徊，看似個瘋狂的人，瞪開了眼，在一個個村莊間遊走。人們說：有個憤怒的本尊在看著上師。

之後，廚師便以梅洛巴之名，引導許多人接受佛法的教導，指引修行者領受佛法的心

要。最後，梅洛巴在講解他成就的心路後，便以這個肉身進入空行的淨土中。

四十五、堪波利巴

在薩利菩札地區，一個貧窮的街道中，住著一位鐵匠，他每天都努力的工作，辛勞的打著鐵。有一天，一位瑜珈士來到他工作的地方，站在鐵匠的身旁。問說：「你在作什麼？」鐵匠一聽到瑜珈士問他，趕緊恭敬的回答說：「尊貴的瑜珈士，我正在打鐵！」瑜珈士繼續問他：「你喜歡你的工作嗎？」鐵匠回答說：「每天在火花和高溫中工作，很少人會喜歡這種工作，但是我為了生活必須每天努力的工作，才能養活我的家人。」瑜珈士聽了之後便點了點頭在鼓風爐旁坐了下來。

慢慢地接近傍晚，瑜珈士向鐵匠說明，想要到他家接受



堪波利巴

供養。鐵匠聽了之後，十分高興地帶領瑜珈士回家，並將家中最好的食物供養出來。鐵匠的太太也在一旁服侍著說：「尊貴的瑜珈士，您不嫌棄我們家貧窮，能來接受我們的供養真是我們莫大的福氣呀！」

就當瑜珈士用完供養時，便向鐵匠夫妻倆說：「你們想修持佛法嗎？」鐵匠回答說：「我們十分想學習佛法，但是

誰肯將珍貴的佛法，傳授給像我們這種貧窮人家呢？」瑜珈士慈祥地回答說：「如果你們有信心，且能夠如實的修持佛法，我願意將我所知道的佛法傳授給你們。」當鐵匠夫妻倆聽到瑜珈士的話後，十分喜悅地以他們尊敬的心，及僅有的財富全部都拿出來供養。於是，瑜珈士便傳給鐵匠珍貴的灌頂，及有關三密脈的教法。

令你內在的禪修如同外在的工作一般。

左右脈如同鼓風爐一般。

將中脈視為鐵砧一般。

令意識如同鐵匠。

概念如同燃料。

將省察及智慧視為光亮之火。

敲打那業障及五毒之鐵。

最後呈現的將是尊貴無二的法身。

聽完珍貴的開示後，鐵匠心中升起了無限的信心及喜悅，並且日夜的進行禪修。如此

度過了六年的光陰，鐵匠得到了大手印的成就，並以正確無誤的修持，成就了一切功德。之後便以堪波利巴聞名於薩利菩札地區，並且將珍貴的佛法，教導給許多貧困的求道者，令他們有所成就。就在他完成許多利生的事業後，即進入空行的淨土中。



烏金祖古茶毘頭不著火

一粒米、千粒汗、粒粒都是感恩的心。
感恩心、萬種情，樣樣都是上師加持。

洛本仁波切

那一季的小參

仁波切對弟子們的教法，從不因其繁忙的事務而有所減少。

去年開春以來，臺北分會尚有部份弟子們，沒有適當的時間回臺南，向尊貴的上師拜年請安，於是我們這些弟子，商訂於二月十一日一起回寺裡向仁波切拜年，藉此親近上師，並聆聽法教。不巧仁波切當晚有事，無法直接對弟子們開示，又不忍讓弟子們失望，遂擬了一篇小參話語，讓弟子們共修完畢後一起參研，亦彷彿仁波切於弟子耳邊殷殷教誨。全文分四段，上師要弟子們仔細深參後提出心得共同研討。

小參全文如下：

螃蟹橫行，下鍋湯滾，七手八腳，問不答應，此應當曉，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怎奈！

五百人千耳，總是辯強，爭一語全憑己意，咬斷天下舌，然句句

如水銀，毒入骨頭，猶不覺怪異。

如何？

當師者若無其事，是可謂良師好師耶？

不然

即使杜鵑啼出血，喚不歸兒回，飲血竭枯，無聲亦作啼意，不停反將鑑亡烏止。

有罪

下面即是各位師兄的心得感想：

螃蟹橫行，下鍋湯滾，七手八腳，問不答應，此應當曉，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第一次看這篇小參話語，只對“爭一語全憑己意，咬斷天下舌，然句句如水銀，毒入骨頭，猶不覺怪異。如何？”比較有感受，驚覺到平日所出口的話，不

正是如此嗎？在不知不覺中，已造了數不清的口業。而牽引我去說、去做的，又是什麼呢？或許就是那種不願承認自己不如別人的傲慢習氣使然吧！在經過同修的一番討論後，才對整篇小參話語漸漸有點概念。當然，這些了解也僅是憑自己有限的所知去揣摩的。

我覺得第一段佛爺的意思似是憐憫眾生不識本心，不斷造業，因而受到業力的牽引，以致生死輪迴，永無休止。”五百人千耳，總是辯強....”這段文字在弟子看來，是目前自己最需檢討反省的地方，正好指出弟子平日所沒有察覺的習氣。 悟芬

眾生無明，為妄想執著所縛。要徹見清明，去除染污，當需依正道而行。弟子不循正道修習佛法，不先清淨自己的妄想執著，為領受法教趨向光明作準備，為師的再怎麼苦口婆心教導，眾生依舊是眾生，佛依舊是佛。 戒賢

螃蟹橫行是生來如此，唯其死後始不拘此行。所以若是活水必有源頭，若是道理必不乖謬。真理本來如是，唯一般人不知

耳。 戒鉦

三界火宅，常求出無期。螃蟹喻眾生，橫行一時，遇上生死問題（下鍋湯滾），茫然無知。人生而當成佛，猶車非橫推之理一般。 戒章

弟子與眾生，習性使然，常昧良心，橫行欲為。然一旦無常來臨，亦或身陷輪迴之時，往往慌了心、亂了手腳。弟子一切所行，亦常如此，明知孰可為、孰不可為，仍違背自己良知及上師的指示。一遇麻煩，亦是手忙腳亂。當明白：車原是直行才順，弟子應依正道而行。 戒嫫

螃蟹橫行，理所固然，但下鍋湯滾，七手八腳，問不答應，慘也。眾生以妄為本，亦復如是。慨歎眾生惑於無明，不能自證如來智慧德相，恰如不知車不橫推之理甚明，並無曲斷，悲夫！同是行也，直行橫行，咫尺千里！既是行也，直行橫行，並無定章。 戒翰

五百人千耳，總是辯強，爭一語全憑己意，咬斷天下舌，然句句如水銀，毒入骨頭，猶不覺怪

異。 如何？

我們是否經常問起自己學佛的目的何在？是否常在別人面前高談闊論並自以為是？然而想想，自己從日常生活中去體驗上師的教導有幾何？又花了多少心力去培養自己能隨時觀照念頭流轉的能力呢？大多數的時候，是恣意放縱自己的吧！ 悟芬

然而眾生最大的悲哀便是依無明為師，以妄念為本，還理直氣壯，不知無明之毒至深至重矣。 戒賢

怎奈

若是真理則無有二，五百人亦只一隻耳。但各各為無明習氣覆障而有所不同，故佛陀一語出而百千解，如將甘露注入杯中，鹹甜染淨皆出杯矣！

更甚之，出一語能封天下人口者，若未明究竟，則其話聽似合情合理，實則霧裡看花摸不著邊際，人人服之，卻不知中毒已深，法身慧命胎死矣！

如何？ 噶瑪戒鈺

眾人習慣開口論佛，終日佛裡佛氣，不覺背佛甚遠，其實句

句如水銀，因開口便錯。 戒章

弟子根塵染污熾然，為自己之所言所行，不論正道與否，總是理直氣壯，振振有辭，總有很多的理由來辯解自己的言行，全憑自己的想法來理解佛陀之法教及上師之聖心與開示，總以為自己的一切言行是正確的。殊不知句句出自我執我見之看法說法，因已心染污之故，已含劇毒，滲入骨髓而不自知，猶不覺怪異。 戒嫻

以妄為本，無明障覆故，我執之所驅，所聞所言皆非實相，縱然有咬斷天下舌之口才，句句恰似水銀，亮麗的外表下，藏覆劇毒，中毒既深，而不自覺，甚不幸！ 戒翰

當師者若無其事，是可謂良師好師耶？

此語則令弟子感到十分慚愧，對出家這種偉大的佛行事業有所誤解。事實上，出家並不是恬淡自適的過自己的生活；相反的，出家需要具備極大的熱忱，滿腔的理想，以及接受各種誤會、挫折的心理準備，勇於承擔

並義無反顧的去利益眾生。而上師期盼弟子能有所成就的心，也遠遠超過弟子所能體會的。想到自己的散漫與微薄的付出，內心在慚愧之際，更是感激上師的慈悲。 噶瑪悟芬

為師的看在眼裡，不當回事，就是好的上師嗎？ 戒賢

為人師者，授道解惑，面對婆婆種種，若哈哈而過，則能是位良師嗎？ 戒鈺

上師或默或言實皆現廣長舌相說妙法，若無其事如無聲時，是另外一種開示。 戒章

上師觀察弟子，雖明知如此，倘仍視若無睹，不予理會，讓其中毒日深，是為人良師應有之態度嗎？ 戒嫻

既然真理超越語言，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面對言語的虛妄，還學它以毒治妄？若是真實相，則是絕無慮思的，因此便“若無其事”，以顯其妄？抑或反而不顯其不妄？ 噶瑪戒翰

不然
即使杜鵑啼出血，喚不歸兒回，

飲血竭枯，無聲亦作啼意，不停反將鑑亡鳥止。

有罪

或為師的苦口婆心，循循善誘，演化開示一切之後，眾生若是依舊冥頑不靈，為師的亦有罪過？ 戒賢

不然

殷勤叮嚀無非想喚回兒孫本來面目，然真理本不待言，卻要強以方便說之，道與不道，似皆都有罪。

然罪不在師，弟子之過也。因師不言道與不道，唯弟子憑六根妄念分別爾，此罪唯弟子用功以契真如，行菩薩道無失成佛初衷，始能懺悔 噶瑪戒鈺

師曰：汝見師內衣矣！

上師對弟子的慈愛與悲心，無窮無盡，亦如慈母等待遊子，亦如杜鵑啼血，聲聲呼喚，呼喚弟子迷途知返，回到心靈的故鄉，上師之悲心無窮無盡，常在言語中給予指示，亦常在舉止行為中，做一種示現與開示，生生世世盡未來際，直至成佛為止。 戒嫻



烏金祖古荼毘上身宛如虛彌山 示現悲心不捨娑婆，留下舍利
八千四百顆，合應佛陀八萬四千法門，偉哉！

應不盡如此。即使如杜鵑泣血，飲血竭枯，無聲亦作啼意，以喚回不歸兒，聲聲喚不盡，恰似菩薩心，縱知非究竟，不悔向前行。 戒翰

初參感想：

1. 三段文字寫成一張，各段必有緊密關連，必求全部通貫，不可隨意支解，妄下斷論。況且，常情是一旦內心浮現結論後，便易困落在該處，故不可不慎！
2. 細聽眾位師兄發表感言，對己各有一些啟發，原以為透過他們的發言，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後，或有可能得出通透了解，

怎奈不然，他們多面向的觀點，弄亂了自己辛苦梳理之見，終致至今仍無頭緒。

續參感想：

1. 大家習以己意揣度佛意，是以有人言此小參話語是師父近來遭遇之感想，藉機教育弟子。個人以為，這些話之於究竟實相，本來面目，總也還是贅言，故說是言為師父心得感觸此言差矣。留下小參話語只因有人不知這些話語之真實本意，若能懂，如是之言，當然是多餘的。師父自己親手寫下，清楚自己所寫之意，對此言語當然能懂，既然明白，說這些話是佛爺心中感受即非，這些話與

本性何干？

2. 眾人你一語我一語的在討論，實已如師所言“爭一語全憑己意了”。 噶瑪戒章

師曰：三杖拄地，可有三杖乎！

佛爺對小參話語的開示：

佛爺在看過弟子們的小參話語報告之後，針對眾弟子們所需，演慈悲音，做了如下的開示：

鐸要發出聲音，必須有鐸，然而僅只有鐸還是不夠，還必須有人搖鐸才能發出聲響，這是一般人通俗的想法。諸位有沒有試著想過，金口木舌名木鐸，金口金舌名金鐸，除了木舌金舌外，如何才能讓它發出聲音？如此一思，音出則無絕對，亦非一緣生，我們也可以由外撞擊它啊。以此鐸聲為比喻，作為引子，我們須明白萬物皆有其體性、作用及表相，三者一時是不可分的，因緣是造作，音不離因緣，故知聲音亦造作，聞聲而知空，見諸法體性也。

我們在思考一件事情時，不外乎從三個方向切入，即便在修法時亦然，那就是自生壇城—我，對生壇城—你，以及本尊—他，以這種關係架構作為基礎來

作思考。

一般人的思考方式只有對跟不對，肯定跟否定。但是佛教中觀的思考方法則有四種模式，分別是肯定一是，否定一不是，第三種為前兩種的肯定組合一是也不是，以及第四種為前兩種的否定組合一不是是也不是不是，如同心經中所說的“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此即依否定句的組合來做註解。

關於昨晚的小參話語，主要是希望讓大家懂的去分析、深思、辯證，最後把自己的看法拿出來互相討論。大部分人在討論的過程中會堅持己見，但也有些人會虛心接受他人意見，覺的這樣也對、那樣也對，因而變成沒有頭緒，這就是無明的種子，至於堅持己見則是無明的芽，若進而下斷言，一刀兩面光，則無明已成樹，最後執邪見，那就是無明所開的花結的果了。

第一段說螃蟹橫行，下鍋湯滾，七手八腳，問不答應，此應當曉，車不橫推，理無曲斷。這一段就是指出何為正道，每個人大都朝正面的方向去思考，有人認為螃蟹是眾生，也有人認為螃蟹就是螃蟹，不管看法如何，每個人的思考都對。但大部分人只

從正面的方式去思考，則其視野已被侷限於前方45度，連180度都沒有，更遑論360度的全方位了。

而文鈺在此提出另一種看法，他說：「螃蟹橫行是生來如此，唯其死後始不拘此行。所以若是活水必有源頭，若是道理必不乖謬。真理本來如是，唯一般人不知耳。」他認為螃蟹唯有在脫離這個有形的軀殼後，才不拘此行，引伸出凡事皆有其源頭，又用了活水源頭來和鍋湯做呼應，是很好很妙的比喻。

也有人比喻平常歪理橫行，為所欲為，一旦無常來臨則七手八腳。這種對正面的反應是受限於先入為主的觀念，主要是因為你們持著一種完全相信、毫不懷疑的態度來想這段話。事實上，真理不是不可懷疑，連佛也說過：你們可以懷疑我所說的話。但我們不應去懷疑佛說的話對或不對，或是懷疑其真實性，而是要去懷疑真理為什麼成為真理，之所以會成為真理必定有其道理，我們最要緊的是要找出這個道理的所在，所以才有大疑大徹大悟，小疑小徹小悟，不疑不徹不悟的說法。但若是參雜自己的己見，執著一些觀點，甚至懷疑世上並沒有佛等的邪說歪論，

這種懷疑則是不清淨（邪見）的懷疑。譬如我們常以無想無念來對治妄想妄念，那有人就會懷疑無念是否也是一種念呢？當你如此懷疑時，那無念的確也是一種妄念。然而其實無只是和有相對應的，既然是無，那就什麼都沒有了，那來的妄念？

第二段開頭的怎奈是個感歎詞而非悲觀詞，五百人千耳只是一個慣用語，你也可以說這五百人只有一個耳，也可以說每個人各有一耳，但這並不會構成困擾，千人一耳時，恰如雪融湖時會一味。然而對同一句話，每個人所見的意思卻都不同，這也是為什麼會出現三乘佛教的原因。今日我們學佛最寶貴的地方是要把不清淨的、有染的轉化成清淨的、無染的。怎奈，你成佛卻不能讓其餘的眾生也成佛，這點很值得我們來深思。

而每個人所聽到的話會因自己的無明而產生不同的看法，看法不同就會強辯，而強辯完全是憑著自己的意思，即爭一語全憑己意。有道理的可說是講道理，而無道理則是橫理。然而有與無皆是依自己的立場來看，若是你能站在對方的立場，你會發現，你所認為的沒有道理，事實上對

他而言卻是一種道理。譬如，偷東西的人會說因為他沒有這個東西所以才去偷，這對他而言儼然也是一種道理，但卻建立於私慾之上，會去傷害到別人。所以一個團體、一個家庭、一間寺廟、甚至一個國家都必須有一些準則來加以規範才行。

再者，即使你能講出非常有道理的話，能堵天下人悠悠之口，但是在美麗的詞藻言語背後，請問你安的又是什麼心？所以說句句如水銀。其實水銀並不一定不好，但是一旦進入骨頭，重則喪命，輕則中毒。所以這就是要我們站在自己的立場時不能講不實在的話、自己不確知的話、辯強的話。而聽者亦不要被美麗的言辭所蠱惑，要懂的去細心觀察，思考說者背後的動機。

也有些時候，我們的上師、老師、父母、同學、朋友會指出我們哪裡做錯，哪裡不對，通常我們的第一個想法都是“我沒有哇”！然後去加以反駁、強辯。事實上，會傷害你的並不是這些言語本身，而是你的渾然不知或是昧於良知。所以奉勸各位對這些話無妨先虛心接受，去想一想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告訴你，不要讓毒素都侵入骨頭裡了還渾然不

知。即便這一生能爭得千秋英名，並不一定保證來世即能榮華富貴。這一世所得是過去世所造的果，這一生所做的則是來世所得的因，最重要的是這一生怎麼做。

每個人都學有專精，但不應只想以所學來換取報酬，甚至不擇手段去謀取自己想獲得的一切，因為來世所要付出的代價通常高出今生所獲得的。所以不要在不斷行使惡業、囤積三毒、造來世惡因的同時，還沾沾自喜。師父非要你們放棄你們的事業、家庭，只希望你們在擁有這些東西的時候，不要被擁有所束縛，否則不就像是戴著手銬腳鐐來走這人生的道路嗎？（停良久），有什麼感想呢？

前兩段主要是說給諸位思考用的，第三段則是我的反省自問之語。是否為人師者凡是要皆若無其事，則為眾人的好老師？為人師者必須常常思考如何使弟子得到更好的教導、更多的助益。過去許多有名的禪師大德也常在不同的階段以不同的方式來引導學禪的弟子們，往往前一時期和後一時期所說的話也有所不同，此乃為因應弟子不同之根器。而弟子在學習的過程中，往往會要

求別人來寬容自己，但卻很少要求自己去看容別人。其實對待是一種二元法，將來我也許也會以眾人皆認為是好上師的方式來對待弟子，到那個時候，我想最重要的目的就不是在教育弟子了，而是在和眾生結個善緣罷了！

但諸位須知，獅子吼時，眾獸皆散，唯有幼獅趨前，可惜的是，幼獅又能有幾隻？我希望大家趁現在有空的時候，想學法教、想問問題的人要抓住機會。

出關至今，更能清楚明白的看到弟子的習氣，而予以教導對治。不管我是假慈悲相，或是怒目金剛相，目的都是希望大家往好的方向走。不過通常人們都不會因為別人對自己的一句責備，或不好的臉色而懂得反省自己，反而直覺的反應是你打我一巴掌，我就還你一刀，最好把你殺死，永遠不能再說話。大家仔細想想這樣對嗎？對自己好嗎？當真保護了自己嗎？

修行雖不須捨棄你的學識、地位，但真要修行時，這些東西對你仍是無用的。至於要怎麼修？不離為在家和出家，我倒是希望大家能有出家的精神修持自己的心，但不需要捨棄在家的生活。

“有罪”，罪是來自上師還是弟子？當上師心中覺的有罪時，這個罪是來自於對境，這也和最前面的螃蟹橫行相呼應。最後是杜鵑啼出血，喚不歸兒回。小杜鵑鳥一旦學會飛行就再也不回頭了，儘管杜鵑父母拼命啼叫，甚至啼到泣血而死，小杜鵑仍一去不回。其實天底下所有的上師，一切佛菩薩都是和杜鵑父母一樣，就算啼到飲血竭枯，無聲亦作啼意，仍希望喚回這些不歸兒。而不只是你們的上師特別慈悲而已。

不停反將鑑亡鳥止，鑑亡鳥止是弔喪的一句話，用亡字來比喻空，這中間有他的意義在，希望大家好好去思考。

師曰：佛說一切法，為滅一切心，我心本來空，何用一切法，既然無心亦無法，情器山河為何物？

整理心得：

我很榮幸有機會可以如此親近佛爺，或許許多人早已明白佛爺對眾生的慈悲心，但我仍希望將我這兩天與佛爺的接觸，以及整理這篇文章的簡短感想，與大家分享：

二月十一日當天黃昏，我們到達寺裡時，看到寶塔山籠罩在

一片金黃色的夕陽下，頓時為其莊嚴寶相而深深感動，只覺得被喧囂塵世染上一層灰的思緒，當下已受到淨水的洗滌，枯萎的心靈，也受到甘露的滋潤。

是夜約莫十時左右，仁波切回到寺裡，得知我們還在等他時，便匆匆上樓更衣，稍後便下來與我們閒話家常，聊聊大家的近況。直至凌晨一時多，他才能上樓安歇。

次日上午一早，佛爺便下樓處理一些寺裡的事務，並一一翻閱我們的心得報告。之後，尚不厭其煩的為大家做開示，解釋小參話語的意義，一直到正午才得以回禪房稍歇。

看到這幕情景，我只能說，我很感動。也覺得自己好幸運，得遇與佛菩薩慈悲無二的仁波切。我相信，自己應曾於佛菩薩跟前種過善根，才能得此機緣。我也要恭喜並提醒所有親近過佛爺，以及發心學佛（不論顯密）的諸位師兄們，要好好把握這些善因緣，不可須臾忘失“人身難得，佛法難聞。”這兩句話。也希望大家都能學佛爺發慈悲心，戮力助佛爺荷擔如來家業。

則佛爺不論是作獅子吼，或是作杜鵑啼，必能一呼千應、萬應。如此則眾生幸甚！十方幸甚！

噶瑪戒鈺恭記合十

路非圓、亦非直、屈折總是一時糊塗。

認識自己

洛本仁波切

於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一日在台北開示

密乘近幾年在台灣非常興盛，道場林立。當然，其中可能有些比較不如法，因此選擇一個健康殊勝的傳承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我前世是西藏人，而今被付予傳承重責，來這裡利益眾生。但是，我常說，我是喝臺灣水，吃臺灣米長大的；我這一生既為國人，則以中國人為榮，不再是西藏人。那麼我所做的，能夠做的，想做的，就是為中國人，尤其為我們台灣，真正做一點事情，這才是我今天來的目的——宏揚佛法。我很願意將個人所學，跟大家共同分享。有偏頗的地方，也希望各位不吝賜教。

「認識自己」，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話題：我到底是誰？誰是我？「我」，分為兩部份，就是色身和心靈。如果

想從「身」來找「我」，請各位稍做思考，從出生到現在，身體無時不刻在變化；你是否能確定，究竟什麼時候的身體才能夠代表我？二十年前的我跟二十年後的我，差別有多大？曾經有人對我說：「仁波切，我很痛苦。」我問他：「痛苦的人是誰啊？」他說：「就是我啊！」「『我』是誰？」「我就是我啊！」我說：「那你又是誰？」「還是我。」我說：「那好吧，就算是你。你先把你介紹出來讓我認識，我才有辦法解決你的痛苦。」他說：「就是這個身體嘛！我就是這個身體。」我說：「那好，你回去找你十年前的照片，拿出來比對，看看到底那個才是你。」他回去了，隔天又來。說道：「仁波切，我好像真的找不到我。」我說：「你既

然找不到你，那痛苦在那裡？這表示痛苦也不存在啊！之所以有『我的痛苦』，那也只是你的執著。」當下他說：「我懂了。」

所以從「身」，我們確實沒有辦法找到一個能夠代表「我」的、真實不變的色身。因為身體恆常不斷地變化，那怕只是一根頭髮。頭髮會變長、變白，還會脫落。而心呢，問題就大了。在談心之前，先來講一則因果報應的故事。佛陀曾經為他的父王開示說：「當死亡之神來抓你的時候，只有你一人獨自前往；你的眷屬和一切擁有都不會隨你而去。如影隨形的，只有你的業。因此必須多行善業，才能帶走善業，享有善報。」很多人為了生活，為了前途，為了家庭、事業而汲汲營營，卻因此造了惡業仍不自覺。甚至還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應該的，我為了我的家，所以應該這樣做。像我兒子回來了，看他瘦巴巴的，所以我殺一隻雞，來

為孩子補身體。這是應該的。」但是他沒有想到殺一隻雞所造下的殺業和後果，他只看到眼前，認為理所當然應該這樣。『當你造惡業的時候，你似乎應該要考慮一點：「一切的惡果，只會由造業的人承擔，而不及於他人。」』

話說從前在印度有一位專門寫長詩的詩人，年輕的時候曾當過強盜。有一天行搶，碰見一位學者。學者問他：「你為什麼當強盜？」「為了養家，所以我當強盜。」這位學者就告訴他：「你為了養家而來行搶，將來的惡業卻只有你一個人承受。如此，你還要搶嗎？」強盜說：「我不相信。我搶東西是為了他們，如果有惡業的話，那也該由大家平均分攤才對呀！」學者就說：「你講的也不是沒有道理。這樣子好了，你先回家去，問問你太太，看她願不願意跟你平分你的惡業，你再決定要不要繼續當強盜。」強盜一回家，就直接問他老婆：「我當強盜，

都是為了我們這一家，。以後的惡果，妳願不願意跟我平分？」他老婆卻非常有技巧地回答：「我是想啊，可是你頭痛的時候我怎麼幫你痛呢？」於是這個人當下心就轉了。後來發奮圖強，成為非常有名的詩人。從這個故事，我們了解到：「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當你的心想要去轉變的時候，當下業就轉了」¹。所謂的「定業不可滅」，指的是「前因現果」。業可消，指的是「現因來果」。所以這一點藉此故事可以直接明白地有所體會。

剛剛有人問我：「我想跟我先生離婚，可以離得成嗎？」我說：「離當然是可以，但是不成，因為先生根本不想這樣。」所以聽了這話之後，要知道，能夠成為一家人，就是一種共業，也不要說誰對不起誰。夫妻之間，如果還經常存有「錯」跟「對」，這個家庭鐵定就太不圓滿了。

很多人常有疑問，「到底什麼才是善業？什麼又是惡

業？」評判善業跟惡業，每人的標準都不一樣，認知也有所不同。然而有一點必須考慮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想要的東西，就不要加諸別人身上，或強迫別人。業分為兩種：業行跟業因。業行是造業的行為；業因是造業的原因。因跟行，基本上是分開的，並不是一體不可分的。業因是業行的種子，業行又是造成業因的主要部分，你的所作所為，當下就是一個因。因為有這個因，才会有之後的果，果中，還有因。真正了解因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¹。人之所以可貴，就在於人可以控制業行，使不發生業因。如果業因不發生，果自然就不存在了。¹⁰因此我們分析因，主要是為了解果。了解果，就是希望不要再造就惡因。但如果執著於因，或是執著於未來的果報，就容易造成極端的心理，而產生一種障礙，忘失當下的可貴。

有一位長得非常端莊、漂

亮的女孩子，卻有個遺憾，就是必須終生坐在輪椅上。有一天她上教堂出來後，碰上一位將軍。這位將軍問她：「妳為什麼上教堂而不上寺廟？」女孩回答：「我恨寺廟。」「為什麼恨寺廟呢？」她說：「佛教寺廟啊，都告訴我們因果輪迴。如果我今天的不幸是因果輪迴的話，那麼過去造惡因的我根本不是我，我跟她沒有關係。身體不一樣、想法不一樣，為什麼這個後果要由我來承受？這是不是很不公平呢？」聽起來好像有道理，真的是不公平嗎？如果弟子有什麼痛苦來問 仁波切， 仁波切往往說：「啊，這是業力，業力啊！」然而過去造業因的人是誰，你根本不認識，為什麼要由你來承受？各位，¹⁰當下的現果就稱之為定業。不管你信與不信，都沒有辦法改變。為了諸多惡業所遭受的痛苦，我們不想再承受，於是想找出痛苦的原因，所以應該探討前因後果。¹¹有位學生曾說他不相信因果。

我就問他：「你有沒有看到那棵大榕樹？它並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大。幾百年前它也許只是像綠豆那麼小的種子，幾百年後它就變得這個樣子了。你相信嗎？」「我當然相信啊！」我說：「那最好。那麼你為什麼不相信有因果？種子就是因！現在所看到的這棵榕樹就是果啊！」於是他回答：「好像很有道理，不過我還是不信。因為幸運的為什麼都不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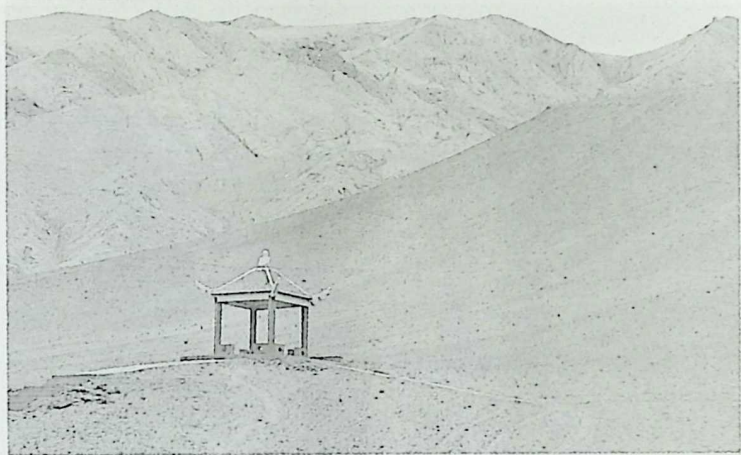
佛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¹²過去和未來，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下，可貴的是當下。如果當下，你這樣輕易地就讓它流逝了，即使你不斷計畫著一百世以後的事情，你這一生還是一點意義也沒有。「往者逝矣」過去的已經像是死掉一樣，消失了。「來者未知」未來將怎麼樣，沒有人可以肯定。「追求兩端」，如果你總是追求過去跟未來，「終無止境」，永遠沒有窮盡。¹³

過去無始，未來無終，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就叫輪迴。如果你能夠把握當下，那麼寂滅便是。是什麼呢？便是超越。當你能夠斷除「因」，「果」自然不存在，如此將會變成無始有終，輪迴就結束了。

從「身」來看，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永恒的「身」可以代表「我」。佛陀曾說：「一個人在一劫輪迴中，屍骨將堆得比雪山還高。」生死輪轉，就是一種痛苦。苦在那裡？苦在你不了解實相。現在從心來談「我」。首先請問各位，有沒有靈魂？一般人都認為有靈魂，死後就變成靈魂。因此我們台灣的民間信仰，有所謂的「牽亡」。牽亡的時候，要給靈媒亡者姓名、幾歲過世，好讓他去地府找。這是事實嗎？如果牽亡真是如此，代表靈魂是實有的，確實存在。那麼若兩歲往生，他的魂就是兩歲；若五十歲往生，靈魂就五十歲。因此牽亡結果，附在靈媒身上所講出來的聲音和說話內

容，就是兩歲或五十歲的樣子。。如果這成立的話，嬰兒出生，如果是五十歲的來投胎，一出來的就該是嬰兒臉，老人聲。這才代表靈魂是實有的吧？結果呢？當然不是這樣。所以各位要了解，靈魂是外道的認知，它是一時有，而非恆有，不是永遠實有的。然而外道卻認為，靈魂是真實存在、恆常不變的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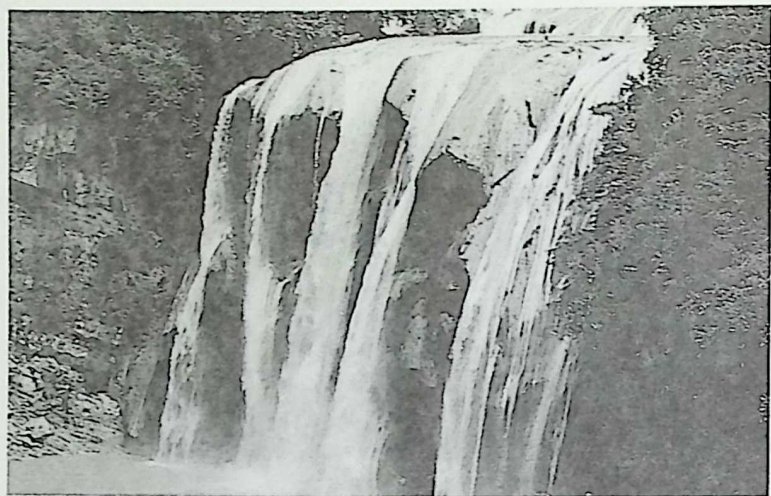
而小乘對靈魂所下的定義是：「靈魂是非實有的。」當因緣具足的時候，意識投入子宮，所孕育而成的即是色身，乃五蘊（色受想行識）和合。小乘認為，「身」是一時假有，但是「識」——意識，則是實有。換言之，五蘊假有的色身，前四蘊——色受想行，是空、非實有，然而卻執取「識」為實有。獨覺認為，五蘊皆空，比聲聞更高一籌；但是「識」為實有。此處所指的「識」和五蘊的識有一點不一樣。大乘，則以「唯識」和「中觀」為主。唯識認定五蘊是空，然而「識」



火燄山

有，所以才叫做「唯識」。中觀主張人我是空，法也是空。識，非實有、非固定，而是一時有；¹⁰當「所知」空的時候，「能知」也就喪失它的能力。所以所知空，能知也空。唯識認為所知空，能知則有。這是它們不一樣的地方。¹¹當「我念」生起的時候，對境就存在，兩者相依而存。對境也有我念，我看到你們，我念生起了；你們看到我，也同樣生起我念。所以主客之間乃互相依賴而存在。一方滅，另外一方自然就不存在。這是以對境來看待「我」的道理。譬如說，如果

你一個人獨自在大海中，假設沒有島嶼、船隻，和其他任何東西，請問你還會不會產生「我念」？這個時候「我」還存在嗎？存在。因為還有一個色身，還有前面四蘊——色受想行，一旦對身體起執著，就有所害怕恐懼。如果你能夠了解身體非實有，那麼恐懼和痛苦就不存在了。一個對治痛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觀無我。楞嚴經對獨覺有如此定義：¹²「獨覺者，瞭所知是空，不瞭解識（意識）也是空，因為他執著識為實有。」¹³



黃巢樹大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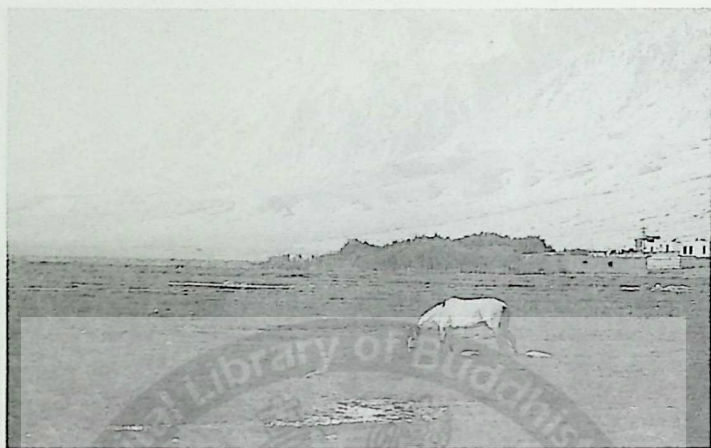
佛教分三乘，有兩種不同說法：一是「小乘、大乘、金剛乘」。另一則分為「聲聞乘、獨覺乘、大乘」。聲聞、獨覺屬於小乘二宗；大乘也有二宗，就是顯宗跟密宗；介於小乘跟大乘之中，還有一個辟支佛乘。辟支佛乘基本上還是屬於小乘。（按：三乘的分法，除了心量與究竟階位之不同外，還與行者之心態和見地有關。例如：獨覺不認為自己是小乘，又認為辟支佛已經證悟佛果，因此才有聲聞、緣覺二乘。）三乘主要是依據「四部」

——「說一切有部、經部、唯識、中觀」。所以佛說有三乘四部，沒有四乘五部。各位知道為什麼我會提出這一句話嗎？現在有人動不動就要成立一個什麼宗，這是不如法的。代表中觀學派的龍樹菩薩在寶性論中提到：「人只要一執取五蘊，就會產生我念。一有我念就會行業（造業），輪迴遂因而產生，帶來無窮痛苦。」所以，為什麼這麼強調五蘊性空？原因就在這裡。唯有證得五蘊本空，才能滅業因。因為沒有業行，不會造業、執取。

不執取，我念就會減輕；我念減輕，就能夠了解到五蘊究竟是空無的，如此就能見到自我本性。什麼才是真正的我？五蘊不是我；五蘊是一個暫時的假我、業報的我，那麼真正的我是什麼？這個留給各位去思考。

「我」有兩個部分，外道的見地認為身體以外還有一個永恆的靈魂，一般世俗也如此認為。依佛教的觀點，靈魂是非實有的。色身——我們的身體，不過是五蘊的假合，並沒有一種不死的靈魂可以代表我。識，也不是單獨存在的。有時候我們會用「識」來代表「我」。但是這個「識」所代表的，只是一時的我。識，它既不是一個能夠單獨存在的個體，那麼它什麼時候會出現？五蘊假合的時候，識就顯露出來。小乘接受了無我的觀念，因為他從色身找不到一個我。但是小乘認定有一個靈魂、意識是我。在小乘五道中：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無

修道，只要了達「無我」就算是「見道」了。因為小乘的根器，只能接受無我的觀念，所以佛在初轉法輪的時候，特別針對小乘宣說：「苦是有，所以說五蘊是有。」（以有契入）而大乘講一切本性是空。但是我們所看到的這一切，是一種生滅、緣起、因緣和合的有，這是跟小乘不一樣的地方。現在有一個問題出現：我們做一個假設，如果說靈魂跟五蘊是一樣的，那麼五蘊——色受想行識，它會改變。從色來講，身體會成長、衰老，所以色是會改變的。受——感受。小時候只要棒棒糖就能滿足，長大後，可能要熱狗才會高興。這是受的改變。「想」呢？小時候跟長大之後的思想絕對不同。「行」，小時候的行為跟長大後的行為也不一樣。由此可知，五蘊隨時都在變。一個不變的原理就是經常在變，這就是不變的真理。那麼靈魂是否跟著改變？如果靈魂跟五蘊一樣，那麼五蘊改變，靈魂是



喀什庫爾大草原

不是也一樣跟著變？如果靈魂也跟著變，那靈魂就不是永恆的了，不是永恆的就是無常。死了之後當隨業報投胎，就不該再相信民間「牽亡」的事。也許基於人們念舊、懷念的心情，而需要這種慰藉吧！加上意識的投射，你認為他就是。這是不對的！我們以「五蘊會改變，所以靈魂也會跟著改變」來破外道的靈魂實有性。

我們的心可分能所二知，能知跟所知。也有一種講法就是「心」跟「心所」。心就是能知，心所就是所知。中觀的見地是：「能知滅，所知滅亡；所知亡，能知就滅。」但是小

乘不同意，小乘認為還有一個「我」。所以就反問大乘：「如果所知沒有，如何來證明有能知？」大乘說這個很簡單啊！晚上作夢，雖然一切醒來都是空，但是夢中分明有外境、有見聞覺知等等感受。中觀認為這就能夠在所知無的情況下，證明有能知。唯識說所知是空，是究竟空，但是有能知，能知是存在的。中觀的立論跟唯識不同，主張究竟空。中觀云：「能所皆空，無從言喻。」所知、能知皆空時，是難以言喻的。

輪迴都是苦的，那菩薩也

在輪迴之中嗎？菩薩不在輪迴之中，要去對誰慈悲、要到那裡普度眾生？菩薩，是六道無處不現啊！他也是在六道輪迴之中，但他不住輪迴。因為他了解性空，所以雖在輪迴，卻無輪迴之苦，並於此顯露菩薩的智慧和慈悲。而想達到能知所知俱空的心平境界，唯有出家。曾經有一群很虔誠的佛教徒來訪，然而卻都神情嚴肅、眉頭緊皺，於是我建議他們，做菩薩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愁眉苦臉，怎麼跟眾生結善緣、眾生又怎麼接受你們的幫助呢？其中有一人說：「嗯，這樣也有理。」另一位年輕的小姐要開口，他卻阻攔道：「別說了，妳若要快樂就趕快去結婚。」她講：「不，我要出家。」其實，出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且並非出家之後，痛苦就馬上能消除，這是不可能的。有時候不出家還好，一出家就出事。

談到我的真義，什麼是我？現在來做一個結論。我，

不是我。我，就是我。不是那個是就是這個。回去想一想，看看是那一個？

介紹自我，就是要讓各位能夠了解並且確立我們今天相信佛教，主要不是相信佛、菩薩能夠保佑我們，而是相信佛、菩薩所行的道能夠指引我們，佛法中的真理能讓我們解脫。真正解脫的是誰？解脫的是自己。如何才能夠解脫？唯有靠自己真正修行。修行必須要有方法，這也就是我來的目的。因此我極希望各位在我們相處的期間，能儘量發問，讓我也能進一步了解你們究竟需要什麼。這樣才是最應機、最有效的方法。否則每次灌完頂就回家，沒有次第修行，難有實際幫助。我曾說：「過去灌頂要跋山涉水，傾一生的積蓄供養上師，還不一定能求到法，但是現在灌頂就好像買什麼東西一樣輕易；自然地，如果用這種心態接受灌頂，能夠得到什麼？不可能。所以許多人到處跑道場，問他說：「皈

依了沒有？」他說：「有啊，我皈依超過五十次。」「那一位才是你的上師？」他想了半天想不出來。這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你可以去聽聞不同教派、不同上師的開示，每位上師都有自己開示的技巧，和對事情的看法，你們要廣為聽聞，因為信心每因聽聞而生起。但是要修行，就必須依止一位上師，依止一個傳承。這並非上師之間有何衝突，傳承之間有何矛盾。但是為什麼強調要依止一位上師呢？因為唯有將你的身口意完全地供養給三寶，在你上師的指導之下，他才能夠在適當的時候，指出你的心性本質。所以佛法唯心，離開心就不能稱之為佛法。我們尊敬各個傳承、教派的上師，但是如果真想修行，一定要好好地依止一位上師，好好地學一個法門。什麼是法門？法門就是對治痛苦的方法。本來，每個人痛苦的方式就不一樣，因為個人的執著不一樣。所以每人只要針對自己

的業器，用一個法門就可以對治痛苦。如果你去學十個，結果你必須要學第十一個，來減第十個，減了第十個之後，第十一個跑出來，你又要去學第十二個，這樣子就無窮無盡了。一輩子都在學法，卻為法所縛，是不可能開悟見性的。唯有如法修持才能夠見到本來的面目。什麼是本來的面目？我有妙方在錦囊，就看弟子的手能不能探及。但法要適時宣說，譬如，切生魚片要用切生魚片的刀子，用柴刀就沒辦法；刀子固然有用，隨便拿給小孩，就很危險。非時指出你的自性，這是無益的，沒有任何意義和作用。

有個問題：聲聞、獨覺、菩薩、佛是從那裡出來的？月稱菩薩認為小乘，聲聞是因為聽聞佛法而證羅漢果。佛是從菩薩而生。因為諸佛皆是行菩薩道而成佛，未曾聞不行菩薩道而能夠成佛的。而菩薩必須具足三種心，以為佛種。第一，慈悲心。第二，菩提心。第三，

無分別心。三者以慈悲心為首。沒有慈悲，就不可能生起菩提心；沒有菩提心，就不可能了悟無分別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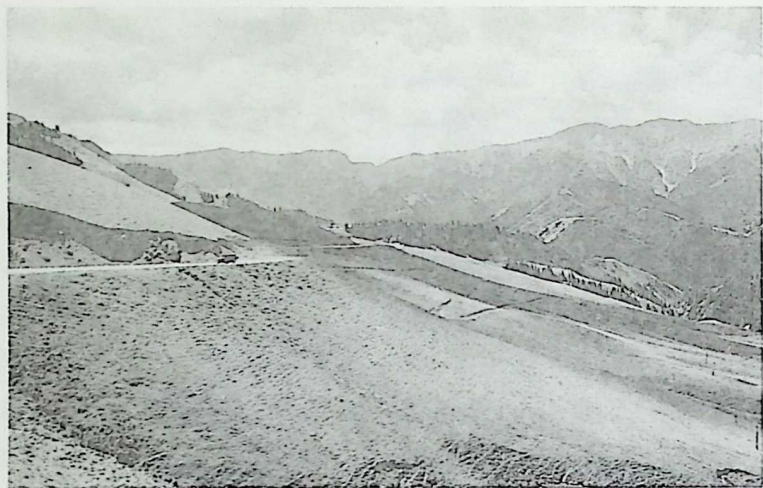
行慈悲有沒有一個我？有「我」才能慈悲，慈悲無我，但是不能執著我在慈悲。如果執著我在慈悲，那就有痛苦了。譬如別人有困難，我想基於慈悲心，不求回報而幫助他。之後，當我需要幫助，對方不但不理睬反而扯後腿，埋怨忿恨之心自然生起。這時再回頭反觀自心，就明白當初對他的慈悲是不清淨了。當時自以為動機清淨，不求回報，一旦得不到潛意識中預期的回報，自己就會生氣。如果當時我不幫助他，對方扯後腿可能還不那麼生氣。因此行慈悲，需要有一個「我」，但是我們不能夠執著是這個「我」在慈悲，應該要感謝讓你發揮慈悲心的對象，因為是他讓你有積聚資糧的機會。

慈悲乃為庇護苦難的眾生，眾生的苦有三種：苦苦、

壞苦以及遍苦。「苦苦」就是苦苦，諸如生老病死，任何人都沒有辦法避免。生產和被生都很苦；老也苦。臉皮皺了很煩惱，四肢不聽使喚更無奈。生病也苦，有人生病很快樂嗎？

有一天我去看病，有人就問我，「啊，佛爺也會生病哦？」我說「又不是無敵鐵金剛不會生病。」其實生病總帶來許多體會：念眾生苦、深體苦因與無名。在醫院，就曾看到一個媽媽抱著小孩求診，護士針一打，小孩哇的一聲就哭了。媽媽就說：「不哭不哭，阿姨壞，讓你痛，等一下我打阿姨給你看。」這是現代的教育！我覺得很不可思議。我就上前跟小孩子講：「不是阿姨壞，是媽媽照顧疏忽，讓你生病了。」這婦人就一直看我，說我莫名其妙。其實這樣教孩子就是一種錯誤的示範，這真是眾生的無明。

死亡更不用講，冥陽永隔、錐心刺骨之痛，情何以堪？



北疆果子溝

即使有人想以自殺解脫痛苦，事實上，是用痛苦來延續痛苦。自殺的業以及執著、嗔恨氣，幾百劫都無法消掉。外道有個傳說，給各位作參考。「如果跳樓自殺，到地府去每天要重複三次。」雖然沒有什麼邏輯可言，但是或許有嚇阻作用。但卻有人說，那麼要自殺就拼命吃吧！雖然是笑話，但是人常常吃到生病，生病就花錢去看醫生，好了之後再吃，這就叫做人。

第二，壞苦。就是變易壞失之苦。萬物都是成住壞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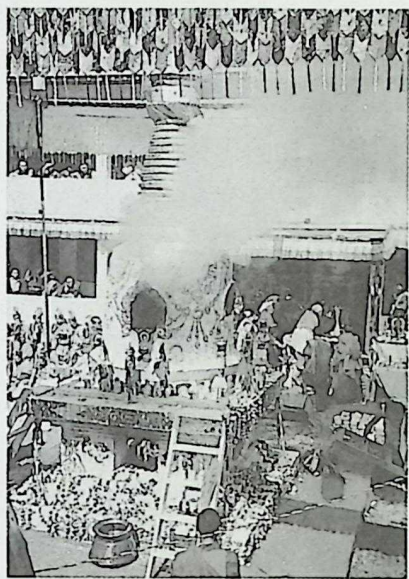
擁有了馬上就會失去，有漏皆苦。譬如，我今天花了二十萬買一個鑽戒，很快樂；那天鑽戒掉了，就很痛苦。

第三，遍苦。遍苦是一種輪迴中的現象，同時也與人對生命的執著和嗜苦的習性有關。即便在任何一件快樂的事情裡面，都隱含著苦的部份。而痛苦往往引發不悅和嗔念，這又是眾生的無明。有人說遍苦是不對的，應說為無常苦。但我認為遍苦的講法比較好，因為無常之中也有快樂，而苦

潛藏其中，遍入一切事物。

慈悲大致可分三類。第一是「眾生緣悲」，（緣眾生悲）。第二，「法緣悲」。第三，「無緣悲」。「眾生緣悲」就是保護一般眾生的慈悲心。「法緣悲」的對象是聲聞羅漢，即信法、能觀無常、不再造新業的見道者。「無緣悲」的對象是菩薩，即了悟空性、廣行菩薩道的大乘尊者。誰能真正圓滿眾生悲？一般眾生無法圓滿眾生悲，因為他本身就是受慈悲的對象。能夠圓滿眾生悲者，是七地以下、登地以上的菩薩。第二種法緣悲的對象是羅漢，七地以上、十地以下的菩薩才能夠圓滿對羅漢的慈悲。第三種無緣悲，只有佛才能夠圓滿之，因為無緣悲的對象就是十地以上的菩薩。能圓滿無緣悲，也能圓滿法緣悲和眾生緣悲；能圓滿法緣悲，也能圓滿眾生緣悲。換言之，高層次慈悲能包含低層次者；（例如佛能度菩薩、羅漢、眾生）低層次的慈悲，則不能圓滿高層

次者。所以終極究竟的慈悲很不容易，但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上師的特質

文／洛本仁波切

索嘉仁波切對上師的詮釋作了重要的註解，他說：「談到喇嘛或上師大師的本質時，我們必須記住上師並不只是一個人而已；上師代表真理的弘揚者，是諸佛及一切大師的慈悲總集，智慧和加持的結晶。」我的上師蔣揚欽智依喜仁波切常說：「上師不是一位普通的平凡人，上師像一把火，不能離的太遠，也不能靠的太近。太遠了領受不到上師的加持，太近了容易被火燒傷。」卻吉羅卓仁波切亦說：「雖然我們的真實本性是佛，但我們無始以來卻被無知和迷惑所矇蔽。雖然被矇蔽了，但我們內心的佛性卻從未屈服於無知，並且與迷惑對抗。這是我們內心的老師，或者說是我們佛性積極的一面。它總在我們受到迷惑

時努力地將我們再拉回真實的佛性之中。真實的佛性從未遺棄我們，在它無盡的慈悲中，毫不厭倦地為淨化我們的心靈而使用各種方法教導我們及引導我們返回真實的自性。」噶瑪巴是我至終追隨的聖者，每當憶起尊者時，內心那一扇門就自然打開一次，雖然到目前為止尚未領受法教，但內心相應的澎湃如浪融於海一般。上師不僅僅是這一世的上師，事實上包括了過去世及未來世。以如此觀點來看，生活就是我們最好的導師。佛陀也曾說過，自己才是最好的導師。經驗不全然是好的、有用的，但無論經驗為何我們總不會完全背離真理，所以說，生活總是不斷鞭策教導著我們，即便是不愉快的經驗同樣會有驅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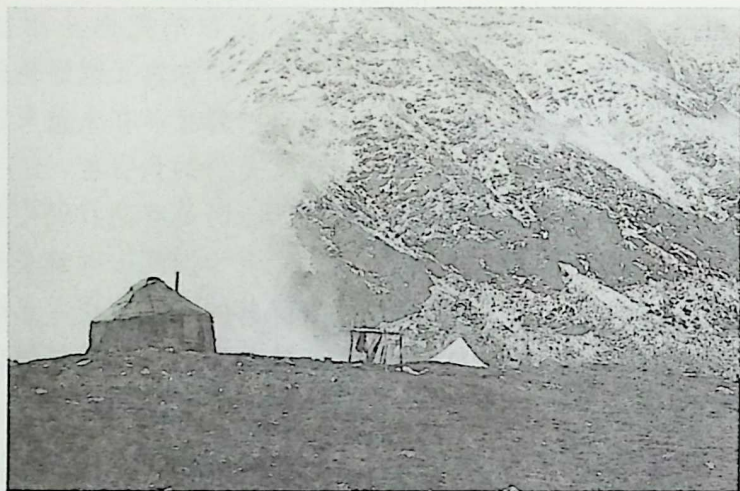
功能，這就是上師的特質。

每當我們做好一項準備時，適當的因緣就會出現。第一次做好學習佛法的準備時，我的啓蒙上師就出現了，根本不用尋找。因為過去世的誓願、祈禱的信心及我們清淨的善業，這都將使得我們內在的導師變得更加清明有力。同時也會以外在導師的形相出現與我們相遇。具有形相的上師，他教導我們如何接受內心導師的教導，如何了解絕對與相對真理，如何恢復我們的信仰與信心，如何重新認識真實的自性並從染污的經驗中獲得解脫。所以說外在導師其實就是內在導師的發言人，同時也是內在導師真理的使者。這說得妙極了，我們外在的導師就像一座橋，將兩邊的隔絕連接起來。藉著導師的協助，我們才能獲得究竟的真理——佛的訊息。千萬不要忽視了外在導師而遺忘了他。外在的導師能教導我們找回自己，發現佛其實就在我們自己的心中。上師正

不厭其煩的把你介紹給你自已，直到你真正體悟佛就在自家心中為止，在未證果前，上師就是佛的代言者。

上師是啓開我們心靈智慧的覺者，因此上師就是我們心靈智慧的具體化現。上師將所有法教和修持儀軌具體化並且融合為一，就如恆河水般緩緩流入我們的心中，灌溉心田中的幼苗，直到它開花結果。法教已然成為上師身上的細胞不可分離，同時上師就是這些細胞的營養供應者，是佛法的能量、真理的鼓吹者、慈悲的實現者，永不可分離。每當我們憶起上師時，都將獲得上師的加持，頂果法王說：「上師是一切加持的源頭。」

卡魯仁波切在生前最後一次公開演講時曾說：「我們所謂的佛或喇嘛，並不是鐵、水晶、金、銀一樣物質化的東西。你絕不能以唯物的態度對待他們。」喇嘛或佛的本質是空性的，他們的自性是清明的；外相閃耀著不受阻礙的覺知。除



天山一景

了這些，他們並沒有物質的形態或顏色。明瞭了他們應為何物後，我們才能生起信心，將心依止在其中，讓心平靜地安住。這種態度和練習是相當重要的。我們必須將真理擬人化，以便較能理解。如果不這樣做，怎能了解絕對的真理呢？

早上醒來我告訴隨行的弟子，昨晚不睡吵得我也沒睡。事實上每一個人都入睡了，怎麼還會吵呢？但是其中有人睡不著默唸著上師，所以醒來時我如此說道。一句平凡之語驚

醒癡迷者，唯有此時他的心才是完全敞開，這一瞥就是心靈最真實的自性。我完全無遮的表達了。

頂果仁波切說：「沒有任何一位佛不依精神上的導師而證悟。」在平凡心靈概念二元化的思維中，絕對無法領悟絕對的真理。超越凡識的心靈就是藉著信仰。如佛告訴舍利弗一樣，是藉著信仰，只藉著信仰，就能了悟絕對的真理。過去有許多證悟的上師無不憑信仰的力量而證悟，即使他們的上師已不在人間，但仍殷切地

祈禱，致使他們完全了悟心靈的自性。

大手印的證悟不能僅由凡識的思考或書本而獲得，必須依循上師的指導及自我心靈的超越訓練，因為大手印是超越心靈的，它是一種無二的絕對；或說是一種覺醒的空性，本初的智慧，只能由上師和弟子之間心意的親密而傳授。當一位上師指出你的自性本來面目，打開你內心深處時，信仰將自然而然地生起，同時你也能一瞥心的自性。對如此的上師便能從內心深處產生無比的喜悅、欣賞和感激。這不是被創造出來的，真誠的感覺來自骨髓深處的信仰。真實的信仰不是一種世俗的尊敬或崇拜，而是一種對需求真理的渴望所產生的純淨信仰，它來自對自性認知的信心建立，並由此信心產生巨大的慈悲。認知、禪定、信心和慈悲是不可分的一味。生命的喜悅將從這裡開始。

糊塗時、心莫亂、不問什麼為什麼，當下懺悔，猶可為。

洛本仁波切 法語

寒山詩與寒山子

吾心似秋月 碧潭清皎潔

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 文/蔡馬陵

我心像秋月般的潔明，晶瑩與清涼，又像是碧綠平靜的潭水，清澈、皎潔而寧靜。然而心中那份明覺、清淨與安定的可貴卻是無可比的。既然，能形容出來的都不是，那麼，要我如何用言語表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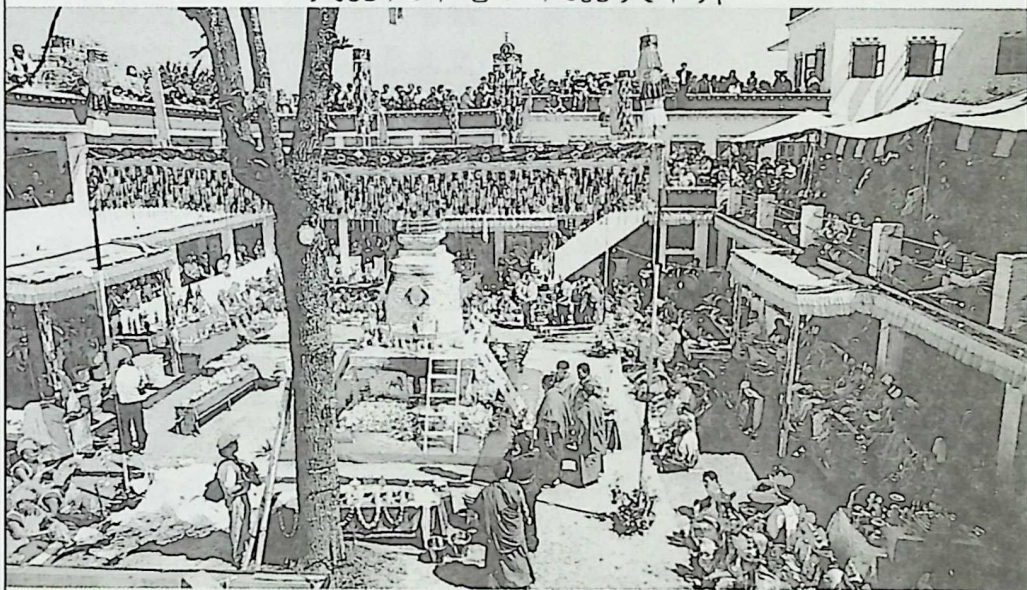
這首禪詩的著者是有名的唐代詩人「寒山」，寒山亦稱「寒山子」，生於唐睿宗景雲初年，居住在浙江天台史豐線西四十公里處的一所寒巖幽窟之中，因為他的姓氏不詳，所以人們都稱他為「寒山」或「寒山子」，寒山平日常到附近天台山的國清寺走動，當時在國清寺擔任食堂職務的「拾得」和尚與寒山私交甚好，拾得常常在飯後，收拾殘食菜渣藏於大竹筒中，候寒山來時兩人即取之而去。相傳寒山為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與彌勒化身的「豐干」，普賢化身的「拾得」，號稱為「三聖」或「三隱」，因為都隱居在天台山國清寺，所以又稱為「國清三隱」，清雍正十一年封寒山為「和聖」、拾得為「合聖」，後人並稱他們兩位為「和合二聖」或「和合二仙」。

「心」人人皆有，但卻時時刻刻住於無以數計的

念頭之中，甚至於不明白我們的心就是經常被這些生滅無常的煩惱念頭所佔據、所污染，就像是長久生活在煙霧迷漫的環境中，哪裡會有機會見到美麗清涼的明月，長期居住在久被污染的水邊，又如何能想像一旦污染去盡，仍能展現水的那種清澈晶瑩的本來面目，又像是陶醉在滿面胭脂、厚粉濃妝之中的女人，何曾想過不家打扮的自然感會讓人更能接受，也會讓自己更輕鬆自在。

但是對於「禪」而言，上面這些說明與解釋都是多餘的，怪不得寒山要說「教我如何說」，是麼？也許您「看」懂了，不過寒山還是要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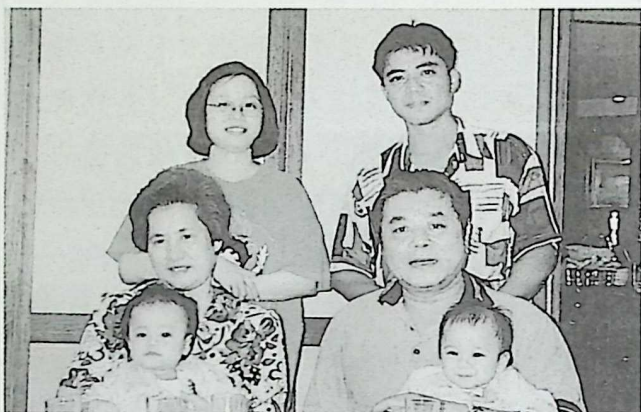
我語他不會 他語我不肯



烏金祖古荼毘之舍利塔

張瑞蘭 心地純真

文/悟性



台北地區的法務之所以能夠蒸蒸日上，除了徐老師伉儷的辛勤耕耘外，尤其重要的是眾多護法師兄的護持。張瑞蘭師兄便是其中之一。

張師兄參加法務較早，有些師兄笑稱她是「老護法」。已身為祖母級的張師兄，外表看來壓根兒就不老。一頭短髮打扮，溫嫺婉約中隱見貴氣逼人。雖然長時間以來，對佛法、利生事業多有奉獻，但她從不渲染，一如隔鄰的歐巴桑，慈靄謙虛又樂於助人。

台北的共修，山中的法會

她幾乎不曾缺席。隨身帶著大包小包的點心，快樂地與大家分享，加上徐師母的大鍋麵、紅豆湯，怪不得台北的師兄越來越有「福態」。

大媳婦稱讚婆婆插得一手好花，說老人家的心腸和花一樣善美。慈祥的婆婆得賢慧的媳婦，天倫之樂，誰堪與比？

張師兄含飴弄孫之餘就是拈花念佛；她曾經參訪許多道場，但初謁 仁波切，就升起滿心的歡喜。她目前最大的心願就是加緊努力，讓大殿早日落成。

王楚平的皈依

文/悟性



那年中秋，王師兄伉儷隨羅惠華師兄來山；當晚，聆聽仁波切的開示，感受到現場熱烈的氣氛，令他神往而盡情發心。此後，經常參贊法業。

王師兄偕他的準夫人林玫香師兄，從相識相守到共同創業，短短幾年，發展了多家企業。由於王師兄個儻豪邁，商機靈活，配合林師兄的構思綿密，慎謀能斷，業務蒸蒸日上。王師兄點子多，說話算數，所以他的廣告企業就命名為「頗憶多」（point）。雖然偶有「暴投」，但林師兄總會在旁

作「捕手」，穩穩當當。

王師兄事業初成，常伴林師兄周遊道場，卻四顧惘然。直到趣入山中，親近仁波切，方知「路遠雲封密，登高日自浮」。他找到心靈的寄託和依怙。在仁波切的教導下，他本具的智慧日見顯著。往昔，他曾對羅師兄的「鐵口化為繞指柔」懷疑不已，如今他似乎已得個中三昧。

吳玉緞 人稱大嫂

文/悟性



退排左三

說起做膳，多數人都會兩下子，但要做到令人食指大動，那就不容易了。尤其是齋食，像吳玉緞師兄能夠將平凡的素料，烹調得色、香、味俱全的，簡直是有點神乎其技了。

前段時間，寺裏活動頻繁，住宿者眾；膳房的常住傻了眼。熱心的郭梅枝師兄想起她大嫂的手藝，引進幫忙。幾番下來，許多師兄都忙著減肥。

大夥兒都親暱地跟著叫「大嫂」，吳師兄樂得欣然接受。她自謙才疏，但很專注每

做一件事，都會將心融合其中，所以眾人在品味之餘，會感受到她那豐潤的心意。

吳師兄喜歡蒔花植草，家居庭院滿園爭妍的蘭花；據她的朋友說，年輕時，她比花美。雖然忙碌，吳師兄也不會忘記向 仁波切求法。她領受最深的是開頂的那一霎那，仁波切源源的慈悲，力透心靈，令她肅然感動，從此誓願永世不離。

呂一平 心動不如行動

文/悟性



香光院落成大典前夕，瑣碎的清理工作非常繁雜。呂一平師兄一下班就趕機南來。未及稍歇就捲起褲管埋頭苦幹；那股勁，讓您打從心裡讚賞。當夜，倒頭就鼾聲如雷；他說，他從來沒有這麼快樂地忙碌過。

呂師兄是林顧問的大女婿。眾師兄都欽佩雲老的眼光，儘挑人家好男兒往裏迎。呂師兄精華內斂，誠懇踏實。大學畢業後，依所學投身台北市政府自來水事業；這些年，台北地區水質的改善和供需的充沛，他著實貢獻良多。他不

但是首長眼中的優秀主管，也是同事們心中的好夥伴。

民國八十年間，呂師兄的大兒子患了腦疾，醫生表示情況甚不樂觀。雲老心疼，親自請求 仁波切加持。未久，果然奇蹟出現；如今小伙子長得健壯活潑，智力更勝從前；樂得兩代窩心不已。

呂師兄自此趣入密乘，他跳出對佛法形而上見解的 籬，因為他真實地體會到諸佛菩薩的慈悲，往往會顯現垂注在充滿信心和護持的眾生生活之中。

蔣揚記事

文/平方

個案編號：303

個案來源：本會 師兄轉介

求助者：王□

案家地址：高雄市苓雅區

求助緣起：

1. 案主病前為家庭經濟支柱，今年二月不幸中風，目前於醫院復健中。

2. 案母由於要照顧中風之繼父，無法親自到醫院照顧案主，案弟又因逃避兵役被關，案家必須請專人看護案主，長期的看護費對案家形成極大之負擔。

協助方式：本會提供醫療補助二萬元。

個案編號：304

個案來源：玉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求助者：林□忠

案家地址：台南縣玉井鄉

求助緣起：

1. 案家為二款低收入戶，家庭經濟困頓。

2. 案主於二年前患口腔癌，手術十餘次，長期支付醫療上之費用，造成經濟極大之負擔。

協助方式：本會提供生活扶助一萬元，暫度難關。

個案編號：305

個案來源：台東家庭扶助中心

求助者：林□原

案家地址：台東市

求助緣起：

1. 案家目前為二款低收入戶，案父於81年因車禍過失，賠償九百多萬，至今仍負債五百多萬。

2. 案父因腿傷目前無工作，案母原從事衣服加工，但案主於今年一月發現患血友病，

案母為照顧案主就醫而無法工作，家庭經濟陷於困境。
協助方式：本會為表關懷，協助一萬元生活扶助以疏困境。

個案編號：306

個案來源：台南市安□國中

求助者：王□蕙

案家地址：台南市

求助緣起：

1. 案主為 14 歲國中生，案父母離異多年，案父為家中經濟來源且獨力照顧案主與案祖母。
2. 案父日前因傷就醫，無法外出工作，家庭經濟來源中斷。

協助方式：

1. 本會致送八仟元慰問金。
2. 協助案家申請其他單位急難救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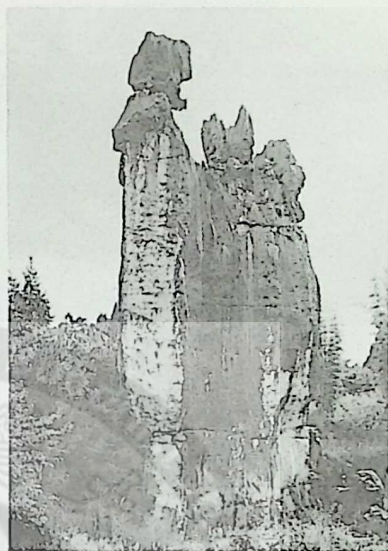
個案編號：307

個案來源：左鎮鄉公所

求助者：王□香

案家地址：台南縣左鎮鄉

求助緣起：



昆明石林

1. 案主為極重度精神病患，目前在私立仁愛之家慢護所療養，無能力照顧子女及公婆。
2. 案夫因生意失敗，無力支付案主住院費用及生活費用，現今只有案主 70 餘歲的公婆在照顧一雙年幼的孫子，生活極待援助。

協助方式：

1. 補助案家一萬元生活費。
2. 將案家的困苦，轉介相關慈善團體，找尋其他資源一起協助。

戒協記事一志工召集令 點亮每一個人的心



計畫名稱：反毒志工培訓

培訓目的：為拓展本會服務範圍，加強宣導防治工作，使青少年永遠沒有第一次接觸毒品的經驗，並協助迷失的年輕朋友找回自我。

主辦單位：台南市戒癮協進會

招募對象：認同且願意參與本會活動之社會人士或大專青年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85 年 09 月 30 日止

洽詢地點：台南市戒癮協進會

台南市建平 17 街 33 號 4FB4

TEL：2977071，2977172



洛本仁波切與全體志工合影

培訓課程：第一階段：85年10月05日至85年11月08日
共九堂課19小時。

課程重點：志願服務的心態與倫理
青少年的心理與藥物濫用問題
藥物辨識與吸毒、戒癮者之身心狀況
輔導概論

第二階段：85年11月29日至86年01月17日
計有週末營、小組見習及成長
團體共20小時
(簡章備索，歡迎洽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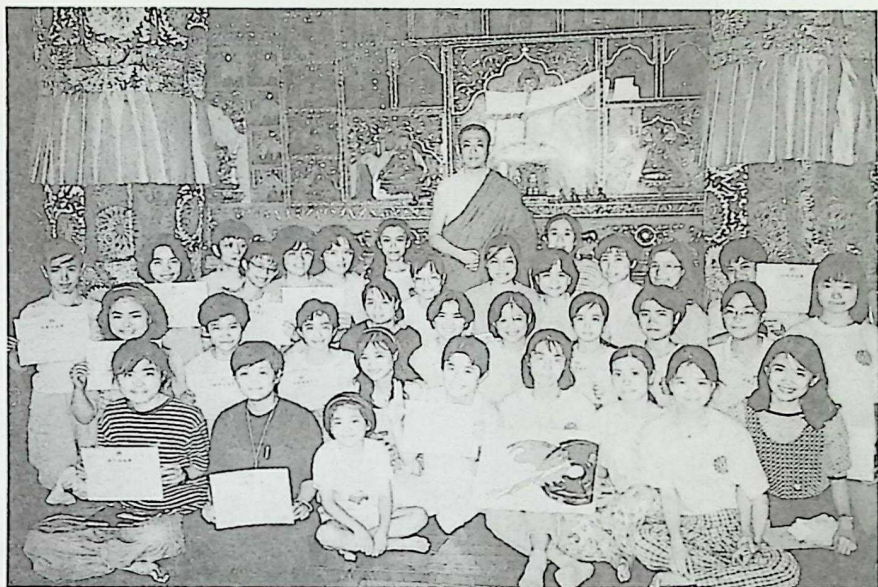
第四屆藏傳佛教研習營 圓滿達成任務

胡智強、莊素芬/整理

數年前，尊貴的 洛本仁波切隨順一群學子的請求，而開辦藏傳佛教研習營，以解行並重的方式，引領眾人循序進入藏傳佛教的世界。從第一屆「藏密概論」、第二屆「生命中不可不想的事」，到第三屆「般若心經」，活潑的教導與精湛的內容，不但提供了大家認識佛法的機會，更令參與的學員們菩提心輾轉增上。今年（第四屆）研習營所研習主題是：「生活中的甘露之源」。在這個主題之下，所安排的課程包括：「二諦實相」、「對治煩惱」、「明心見性」、「生活即禪」、以及「智慧」。除了課堂上的靜態學習與討論，以及寺院正規作息中的早晚課與出坡作務，另外也安排了繞塔（菩提舍利塔）與朝山兩項

動態活動，全部活動為期五天四夜。

和前三屆的藏傳佛教研習營比較起來，本屆研習營有幾項值得稱道的特色。首先，在課程安排上，今年所研習的課程比前三屆更深入，其目的在於使學員們能一窺佛陀直指心性的法要。其次，在學員安排上，歷屆的研習營都是男女學員共同參加，今年則各為男、女眾開辦一個研習梯次；並且，進一步放寬了報名限制，除了廣納各大專院校的學生，也開放給各界社會人士報名參加，突破了國內佛教道場舉辦研習佛法的活動時，多以大專青年為報名對象的慣例。最後一項特色，也是本屆研習營最殊勝的特色，便是今年所有研習課程均由尊貴的 洛本仁波



哈哈畢業了，好高興也好感動

切親自講授，全體學員們不僅有許多機會親近 仁波切，沐浴在 仁波切的身教薰陶之中；在一堂又一堂的精彩課程上，學員們更是樂得從 仁波切的智慧海中，掬取一瓢又一瓢的言教甘露。

仁波切嘗言：「佛陀的法教遍佈在生活中的各個角落，只要我們『用心生活』，無處不是在領受佛陀的教導，無處不是在享受佛法的滋潤。」但是，茫茫社會裡，許許多多的人為

了學業、事業、家庭等，終日辛苦終日忙，煩惱卻未曾暫歇。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煩惱的來源，以及該如何對治煩惱，本文特別將 仁波切於研習營期間，在「對治煩惱」這門課中所講授的內容刊載於後。由於這堂課歷時近三個小時，內容豐富精彩，因此將分成兩期刊出。本期所刊出的前半段講課內容為：一、你認識「我」嗎？二、找回失落的「心」。至於後半段的講課內容（對治

煩惱有法寶)，敬請期待下期三乘雜誌。

另一方面，為了讓讀者們分享研習營學員們的心靈成長，文後也特別摘錄部份男女學員的心得於後，藉此希望無法前來參加藏傳佛教研習營的朋友們，也能夠在分享、隨喜這些學員的心得之後，同樣法喜充滿！

仁波切課程講授摘要：

一、你認識「我」嗎？

（講授「對治煩惱」這一門課程之前，仁波切要求學員們寫一道作業-「我」的定義是什麼。開始上課時，學員長一一唸出每位學員對「我」的獨家定義之後，仁波切授課如下。）

每個人對「我」的認知都不一樣，五花八門，很是豐富。當我們擁有身體的同時，「我」的概念就會產生出來。我們可以這麼說：「我」有兩個部份，一個是「身」，一個是「心」。

在座絕大部分的人對「我」的定義都偏重於「心」的感覺，寫了很多這方面的感覺。為什麼不談「身」呢？因為大家都共同認為這個身體就是「我」的最佳代表，是不是？有沒有人反對的？都贊成。

（1）從身、口、意找尋「我」

「我」有身、心兩方面，先從「身」來討論。這個身體有血、肉、器官、手、腳、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等，哪一個部份可以代表「我」？能夠從這個身體找出「我」的代表嗎？各位想想，我們生出來時才一點點大，現在已經這麼大了，老了會稍微縮一點；出生時的皮膚就像水蜜桃一樣，現在看起來還不錯，到老的時候看起來就會像雞皮，皺皺的、毛細孔蠻大的，老的時候就會像那樣子。在我們有限的生命之間，到底哪一個時段才能代表我？在我們身上的種種器官之間，我的頭代表我，還

是我的手代表我，還是兩者都是？如果都是的話，那麼依此類推，我就有無限多個，到底哪一點才是真的我？反過來說，你也不可以講這些都不是我，因為如果都不是的話，何來性騷擾？這是很真實的問題。從「身」要找一個「我」來給予定義-所謂的定義，就是決定這個就是我-有沒有辦法？如果都找不出來，那麼，要下結論了，這個結論就是：我們不能從身體找到一個可以代表「我」的東西，同不同意？

再從「口」來講，這個嘴巴能吃、能講話，能說好聽的話，也能說罵人的話，然而這個嘴巴似乎也不能代表我，因為我們喉嚨沙啞的時候，講不出話來，但卻不能說那個口不代表我，是嗎？於是從身、口這兩個方面，我們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身、口都不足以代表我。

剛剛侯翠娟（學員）對心的了解似乎更進一步，因為一般人通常只會講心，她已經能

夠談到意識，意識比心略高一點。「心」似乎能夠代表我，在座絕大部分的人都已經把心涵蓋在對「我」的定義之中，以自己的種種感覺來對「我」下定義。那一份感覺從何而來？喔，從心而來：「有一點哀怨，為什麼我總是遇人不淑，師父你說我該怎麼辦？」你是碰上不好的人，被人遺棄你才甘願，心想算了，我已經得不到，重新再找一位，然後再遇人不淑。這中間你的心境一定是起伏變化莫大，有很多錯綜複雜的念頭會出現。

一般人談心，能夠談的通常都只是感覺，感覺本身就是種念頭，到底哪一種念頭能代表我？現在你生氣了，你有個生氣的念頭升起了；現在你一時慈悲了，看到可憐的事，升起了慈悲的念頭；你見到你所愛的人，跟人家手挽著手離開了，你會生氣，於是嗔恨的念頭升起；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你會喜歡，貪愛的心就跑出來了。每天總有無數善、惡



男營中，個個見色非色，因無女眾也。

與無記的念頭出現，是善的念頭代表我、惡的念頭代表我，還是無記的念頭代表我？所謂無記，就是非善非惡，每天在那胡思亂想，想一些不是好的、也不是不好的，發呆啊！這個就是無記。念頭是心的一種主要的顯現，你有那麼多不同的念頭，是否就表示你有那麼多不同的我，是嗎？你能夠從這麼多念頭之中，指出哪一個念頭代表我嗎？沒有辦法，真的沒有辦法，如果你細細想

過的話，絕對沒有辦法！因此，從身、口、意三方面來講，無一能夠代表我。

接下來，再問一個問題：身、口、意三者是三，還是一？（有學員回答：「三合一。」）你覺得是三合一，那麼你的口能夠當作身來用嗎？如果身口意是三的話，那麼我們應該可以把它們分開來；人死了之後，這個身體會壞掉，口也不能講話了，這時候心跑到哪裡去了？再說，如果身口意是三

的話，那麼人死了之後，就代表身口意通通死亡，對不對？那多幸福啊！一旦死亡，連心都死了，一了百了，那就沒有所謂的輪迴了，所以我們知道，身口意是三的說法是不對的。假設身口意是三個合在一起而成為一個，如此說來，屍體放在火葬場燒，心是不是也可以被燒掉？沒有辦法！究竟身口意是三，還是一？非三亦非一，勉強可以說是三合一，亦即，身口意一時的俱足，「我」的概念才產生。

（2）「我」是怎麼產生的？

「我」這個概念是如何產生的？早上我們談到人的入胎，在中陰識（也就是在中陰）的時候，有沒有「我」的概念？有，為什麼？因為他執取他的幻身。就像你在夢裡還是有「我」的概念，所以敵人要打你，你就跑，跑跑跑，跑到撞到山崖，碰的一聲，醒過來以後，還是會喘、會流汗，這表示你在夢中還有「我」的概念。

為什麼在夢中還會有我的概念？因為你習慣於「有」，依賴「有」，所以在夢裡頭你還是認為「我」是真實的、是實有的。如果做夢的同時，你能了解自己在做夢，那你就不用怕了，也就不需要跑了，這個時候「我」也就不見了。

當我們還受制於業力時，輪迴就不斷。為什麼輪迴會不斷，因為我們不了解實相的真理。由於不了解實相的真理，我們造了種種的功過，這些功過就是我們輪迴的基礎。不要以為佛教強調做好事，就認為做好事能得解脫。事實上做好事依然在輪迴之中，只不過你的來世會好一點，你還沒有辦法超越輪迴的。尚未見到自性之前，我們可說是受制於輪迴的枷鎖，因此我們會在六道之中不斷的受生。

以胎生來講，受生必須有父精母血的結合，以及中陰識的進入。從受胎到出胎，「我」在什麼時候會跑出來？受胎五個月時，胎兒的手腳長出來

了，會動手踢腳，媽媽會感覺到胎兒在動，這代表胎兒有感受了；不足五個月時，胎兒還沒有感受，為什麼？因為「色」尚未具足。這個「色」所代表的，不是儒家所講的色，這裡的色泛指一切物質，一切物質皆稱為色。胎兒的物質從那裡來？從父精母血來。胎兒手腳都長出來之後，他漸趨成熟了，開始有一些感覺，身體、手腳會開始動，「受」跑出來了。這時胎兒只是有感覺、會動而已，他還不會思考。到了第九個月，胎兒排出胎便來，胎便充滿在羊水之中，這個時候他的嗅覺已經有了，所以會聞到惡臭的味道，急於想要脫離媽媽的子宮，而產生一種氣，叫做排外氣，就是令胎兒排出母體外的氣，這個氣一生起，胎兒就會倒轉乾坤，頭部向下。排外氣如果具足的話，就會順產；氣弱的话，就難產。

出胎之後，我們還要給嬰兒呵護、養育，直到大約一歲多，小孩子就會有自己的想

法，「想」跑出來了。人一開始有想法之後，「行」（行為）就表現出來，我要這個、不要那個。有了行為之後，「識」（意識）就漸趨成熟，心也漸趨成熟。色、受、想、行、識這五者，我們給它安了一個名號，叫做「五蘊」-五種蘊集，「蘊」就是集合。當色受想行識這五蘊一時和合的時候，「我」的概念就跑出來了。兩三歲的小孩子要出門時，你跟他說：「來，穿衣服。」他會講：「不要，我要那一件。」這就是「我」的概念跑出來了。「我」的概念一跑出來，他就會懂得分別；只要他一有分別，喜惡就會明顯的產生；一有喜歡、討厭的概念，業也就會產生。總括來說，「我」就是五蘊的一時的和合，這就是「我」的定義。

（3）外道對「我」的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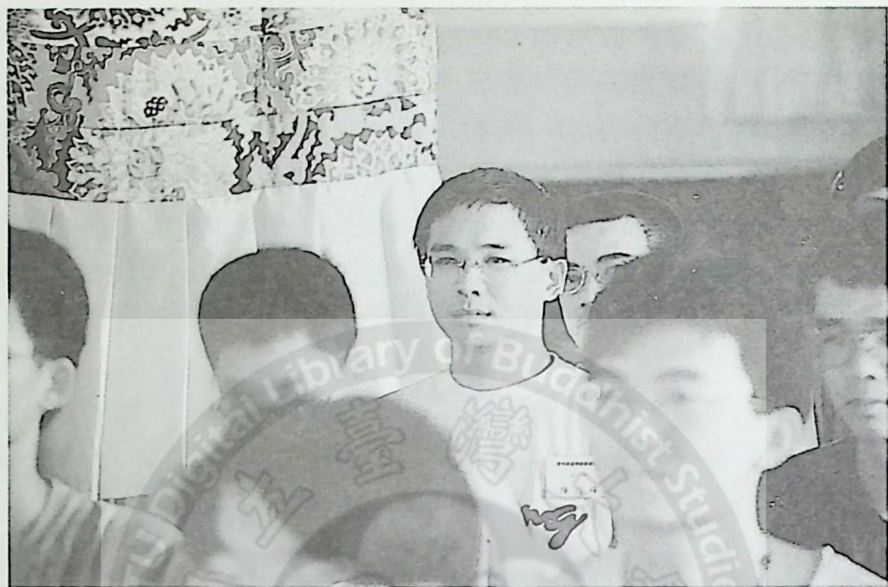
接著我們看看外道的觀點。佛教以外稱之為外道，外道並不是一種不好、輕視的講

法。所謂道，就是各宗所立的一個主旨。道有很多種，各宗各派都有他們不同的道，佛教將自己本身以外其他的宗派稱之為「外」，是表示跟我有別、不一樣的意思。外道認為的「我」是什麼？外道認為「我」有一個不滅的靈魂，這是外道的想法，特別是我們中國的道教跟神教。道教跟神教有什麼不同？其實，學習道教是要修道，他們也吃素、要住在山上修道，但是現在的道教已經民俗化、世俗化了，很多神祇依附在道教之中，連一些佛教的概念也被摻雜在道教裡面：玉皇上帝的廟在最上面，下面蓋一個觀音殿，觀世音菩薩就坐在玉皇上帝下面。

外道總以為有一個靈魂的存在，其實，靈魂也是一個名相，為什麼我們要否定它？因為外道將靈魂當成是實有的。這可以從哪裡得到印證？道教總以為人活著的時候有三魂七魄，魂是靈魂，魄是精神。人一死，七魄就散了，這個我也

覺得好像對，但是這三條靈魂跑到哪裡去？他們說一條跑到神主牌位去，一條跑到地獄去，還有一條住在墳場裡。如果三魂的說法是成立的，那麼人在一時之間就應該有三種想法才對，可是你有沒有辦法一時之間又哭又笑？沒有辦法。一個念頭之中，不能同時存在三種不一樣的思維，所以三魂的說法就不攻自破了。

臺灣時興親人死了之後就去牽亡魂，現在第四台也有很多「觀落陰」：把你的眼睛蒙上，開始給你催眠，問你看到什麼沒有？有人就開始浙瀝嘩啦：「我看到我媽媽啦！」奇怪，你媽媽死了十幾二十年，人也會老啊！你看到的媽媽卻差不多是你小時印象中的媽媽，她是你媽媽嗎？那你看到的是什麼？絕不是你的媽媽！有的靈媒為了取信於人，當有人要來牽他爸爸的亡魂，他們就問：「幾歲往生？」「六十幾歲的時候」；再問：「往生多久了？」「已經十年了」，



師父，有聽沒有懂耶！

算起來差不多是七十幾歲，結果呢，靈媒明明是一個老太婆，聲音出來就變粗的了，讓當事人以為那真的是他爸爸。如果小孩子兩三歲夭折了，媽媽思子心切跑去問，剛剛明明是一位老公公，等一下卻跑出小孩的聲音來。報紙還報導過，靈媒發出兩三歲小孩的聲音，跟那個媽媽說：「媽媽，我要吸奶。」那個媽媽也真的讓他吸得很高興，以為看到自己的兒子了，靈媒更是吸得高興，這真是荒唐！

如果靈魂是不變的、是實有的，那麼六、七十歲死了，靈魂應該是六、七十歲的模樣；下一次他投胎再來，應該也是發出老頭子的聲音，結果為什麼是小孩的聲音？所以細想之下，牽亡魂只不過是利用人們一時的情愫，一種對感情的執著，來填滿失孤之情、失子之情。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外道認為靈魂實有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實際說來，靈魂並不能代表我。

接著我們來看小乘的想

法。小乘行者已經決定了靈魂不實有，他們依「有」的觀點，認為這個色身乃是五蘊的和合，而五蘊之中的「識」就是真實的我。這種觀念雖然不是最高的，但至少比外道好。

二、找回失落的「心」

依大乘的看法，識，也就是心，亦是無，因為我們無法找出心的模樣，也沒有辦法體會、追尋心是什麼顏色的。可是我們又經常會講，這個人的心好壞，差不多跟黑色的一樣；這麼一說，好像我們又能夠對心加以定義，好的心就是紅色的，不好的心就是黑色的？然而我們講的「心」不是心臟的心，人能夠思維，並不是心臟在思維，那麼是不是腦袋瓜子在思維？只有腦袋瓜子還是不能思維，必須要有一個和合的色身，一個完整的色身，才能有思維的能力。從心是什麼顏色這個層面來探討，我們沒有辦法指出心到底是什麼顏色的；從大小的層面來

說，有人講，我的心比較小，只要做個公教人員就好了，或是我的心比較大，我一定要做大公司的老闆，這是錯認心了。其實，你想要當公教人員或是當大老闆，都只是待遇的慾望，這並不是你的心！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指出心有多大、多小。有人會講：「大遍一切法界，小如微塵。」這也不對，這又是把心當做實有的了；再說，小如微塵啊，那你就落入了小乘之道了，不是大乘之途！

心沒有顏色、沒有大小，那麼它有沒有形狀？是圓形的、三角形的、柱子形的、還是長方形的？心是什麼形狀？沒有辦法嘛！它沒有邊際。因此，我們可以對心下一個定義：「心若虛空。」心就好像虛空一樣，沒有大小、沒有顏色、也沒有形狀，更沒有邊際，誰能夠指出虛空出來？你用手手指頭指虛空給小孩子看，小孩子看著你的手指頭，以為這個就叫做虛空，事實不然！反過

來說，虛空能不能代表心？大家都認為虛空不能代表心，為什麼？因為虛空是無生命的，它沒有知的能力，不會有覺知、不會有感受，而人的心有感受，因此，在此我們就能夠更進一步的對心加以了解，就是：「心若虛空，空而能顯。」能夠顯現，這就是心的力量，心有顯現的力量，這是心的「能知」；此外，心能夠知道、能夠感受，這就是心的「所知」。

大乘顯、密二宗皆認為，心的所知是性空的。剛剛我們講過心若虛空，心，其性本空，心的自性本來是空的，這一點是沒有爭議的。但是如何造成心的「能知」？關於這一點，因乘（顯教）和果乘（金剛乘）的見解各有不同。因乘認為，能知的勝義諦是「明空不二」，明是指光明，空是指性空。顯宗修心的時候，將所知加以清淨之後，所存在的就是光明，證到的就是光明跟空的雙運——「不二」稱為雙運，分不開的意思。果乘則認為，心的勝義

諦是「智慧息」，這是我們金剛乘所證得的「能知」。智慧，指的就是「本具的佛性」，或者是「覺」，也可以說是「菩提」、「空性」、「離戲」、「本初」，它有很多很多的名相來加以形容。什麼是智慧息？息是指微息，細微的氣息，為什麼我們要強調細微的氣息呢？因為心無大小、無顏色、無色相，我們沒有辦法接觸到，甚至於說，我們沒有辦法指出心是什麼，唯一我們所能夠察覺到的，是心的念頭——心念。

什麼是念頭？各位所寫的這些，就是念頭最佳的代表。念頭也是空性的，你沒有辦法抓住一個念頭給別人看，說這就是我的念頭，唯一可講的是，念跟息是分不開的。什麼時候你會有念頭？就是你還會呼吸的時候。當你活著、會呼吸的時候，生氣起來會不會喘？會喘；當你嗔恨，或者是貪欲、貪愛的時候，你會察覺到呼吸變得急促、會喘；甚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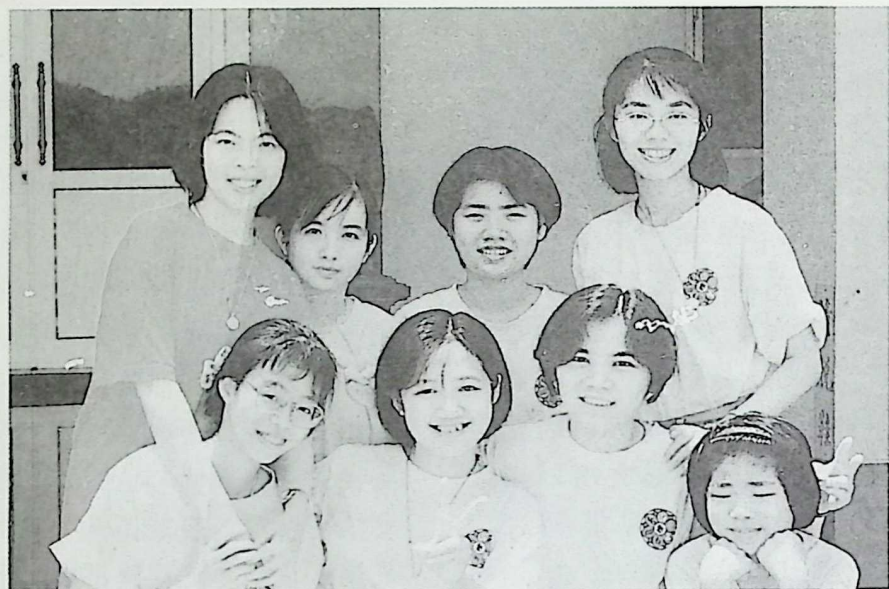
當有人指出你不願被別人知道的隱私時，你也會臉紅、心臟加速、腎上腺素加多，呼吸變得不一樣。基於這些現象，我們可以明白，念頭跟呼吸是離不開的，念頭沒有東西可以依，可是呼吸有一個氣可以依，因此，只要我們抓住氣、息，心就有跡可尋，我們就能夠找到心了。調息之所以在金剛乘裡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功課，原因就在這裡。

一切感受有好的與不好的，這些感受在我們所察覺到的而言，就是念頭，包括好的念頭跟不好的念頭。所有的念頭都來自於心，而念頭本身就是煩惱的因。我們應該要如何對治念頭？一般人在貪慾出現時是怎麼對治的？去滿足它啊！比如看到一對耳環很漂亮，就每天想啊想的，得不到它就是煩惱了，怎樣去消滅呢？就去買啊！買來戴啊！這就是世俗人對治煩惱的方法。然而，煩惱就如同一棵樹的枝枝葉葉，多的數不完，你要一

一去滿足似乎是不可能的啊！於是你的煩惱就無窮無盡。要如何對治？唯有對治自己的心，從心下手，就如同一棵樹，每根枝葉代表一種煩惱，顯教的修法是修剪枝葉，我們（金剛乘）的修法是從根斷，把根斬斷，這棵樹自然就枯萎了。因此我們要如何對治煩惱？只要我們能夠調伏自己的心，那麼煩惱就歸於寂滅了。一棵樹長蟲了，就要把蟲找出來，才有辦法讓這棵樹長得茂密；同理，我們要修持自己的心，就要把煩惱找出來。各位無妨想想你們自己有什麼煩惱，然後把它寫出來，這樣才有辦法對治，這是功課。（待續）

以下為學員心得：

還記得在未接觸「密宗」前，從一般的電影、電視之中得到的訊息，就是一個個都是武功高強的喇嘛，頭上戴著奇怪的帽子，手上拿著…應該是鉞



師父，我們全都依止您，但我們想嫁人！

吧！？能在天上飛來飛去，取人首級於百步之外，有如探囊取物般容易，而且在戲中似乎都扮演著反派的角色。因此，先入為主地認為密宗不是屬於佛教，而是一種邪教。直到在學校社團裡，認識一位親近金剛乘的同學，他借給我一位某某堪布的演講集，在斷斷續續的瀏覽之後，才逐漸發覺到原來密宗的論述也是屬於佛法，只是外表、形式，我並不熟悉罷了，就這樣開啓了一段因

緣。在今年六月，學校舉行參訪活動使我有機會來到噶居寺，聆聽 仁波切的開示。

大概是由於第一次接觸仁波切的時間太短（是因緣不好吧！）覺得意猶未盡，在加上同學的鼓勵，我便又再來參加研習營了。在這短短的幾天當中，第一天的課程主要是針對佛法的概要，分小乘、大乘及金剛乘，來介紹其中的不同處，修持方式的異同等。在這一部份，可能由於我得佛學基

礎並不扎實，所以覺得範圍似乎廣了一些，不過，亦釐清了一些偏頗的概念，獲益頗多。再來，在針對勝義諦以及俗義諦的探討上，讓我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似懂而非懂，關於這部份，我可能得回去，再好好地體會體會了。

在最後一天的課程，仁波切安排了實際禪坐的課。是第一次接受使用「觀想」的方法來做。佛爺這次還讓我們體會了一次「空」的機會。體驗過後的那一種感覺，實在是很難用言語表達，也不確定自己有沒有體會到。不過，這真的是很寶貴的經驗。

在全部的活動後，我想我有一個就深刻的感觸，那就是「信心」的重要性。來到這裡，看到諸位師兄對上師的虔敬與信心，不禁令我想起，自己接觸佛法以來，對法的信心，經常會渙失，勉強提起，卻總覺力不從心。所謂「信心為道源功德母」。自今而後，該對佛法，阿彌陀佛，發出怎樣的

「信」，我想我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典範。

學員李婉慈心得：

來這邊，再一次面對“無常”(由課程中)，前幾天心情很沮喪，因為很不想承認無常、不實有、空…這些觀念，覺得從小被教導的、要去追求的，其實都是不實在的，很難把握住的，就覺得很悲觀，這樣一想，就覺得聽到的課程都是令人難過的，陷入了凡事皆空，而對空又不了解，而和平常世俗說的空產生混淆，後來和人聊了一下，轉了念頭，正視無常，聽到的課就都是積極的，有著方向、路指引出來，心裏覺得很高興。謝謝佛爺、謝謝大家，希望種下的善因都能好好茁壯成長。

學員王敏華心得：

參加藏傳佛教研習營才發覺自己的執著也很多，以前接觸顯宗習慣後，剛來時頗不能適應，因為某些儀式、觀念頗為不同，不過後來仔細思考，

覺得比較重要的是動機。若都是宣揚正信的佛教，或許著重的點不同，適合不同根性的眾生，但諸法平等、無有高下，不應對自己接觸的法門太過執著而無法用心體會，尊重其他法門的殊勝。

學員賴明珍心得：

參加這次研習營，感覺很複雜，可能是平常妄念太多，一時還不能理清頭緒，因為初次接觸，有很多的地方都不清楚，看到大家對佛爺如此敬仰，深具大信心，而且彼此的感情都很親密，更讓我感覺到噶居寺的不同。

難以想像這麼尊貴的佛爺竟然每次活動上課都親身參與，而且更令我不可思議的是，佛爺竟主動的和大家握手，心裡震撼好久，原來上師和弟子的關係也可以這麼親密。

五天的研習營過去了，可能是因為根器太鈍了，回去還要好好的聞思修一番。感謝常

住及幹部，謝謝你們提供了這麼好的一切。

對研習營有一些建議，就是覺得每天都應該排短時間活動的課程，這樣有運動，上課精神也許會好一些，不過這可能是我太易昏睡了；能否安排一些時間來靜坐止觀；研習的時間好像有點短，是否可以提早下屆的報到時間。

學員吳孟燕心得：

參加本屆研習營讓我再一次了解佛法的意義，尤其是仁波切對空性的開示，讓我能更深入的領悟，但假如仁波切能多加入一些啟發性的小故事，更能令學員們了解透徹。

早課修四臂白觀音時，如果能以藏文唱誦，且節奏能改變為輕快一點的梵音旋律，應會比目前像是超渡亡魂似的來得好。

來到這裡，看到常住們對壇城、仁波切無時無刻升起的恭敬，也令我學習到“謙卑的心”，對這一代養尊處優的我們

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請 仁波切千萬多保重身體，否則一些過往的旅客，去哪裡吃到如此可口美味的便當呢？

學員侯翠娟心得：

很幸運地能夠來參加研習營，除了歡喜還是歡喜，如果說除了這樣以外，還有何感？那就是因緣和合的奇妙，除了慶幸自己曾種下這個善因外，還希望今後能夠有機會種下如此因緣。希望能有更多社會人士研修的活動，活動的次數能夠再多一點。希望我去念佛學院(顯教)，寒暑假也能常有活動讓我回家來，享受一下家庭(仁波切開示的佛法)的溫暖，雖然智慧還不足，但希望能在成長的那一天能回來，為這個家付出一點心力，總之，在孩兒離家的日子時，請上師保重身體，並恆住世間，常轉法輪。

瀏覽過的人生不就像一齣戲嗎？你我正是戲中的角色。

演戲、看戲，要會離戲。

洛本仁波切 法語

紀念徐師兄慧日居士

文/悟性

今年年初，台北傳來一個令人憂心的消息：徐老師的身體不舒服。許多師兄都知道，一向健朗的徐老師，只要他撐得住，別人休想從他身上看見病痛。他總是散發著善良、慈悲和勇氣；苦痛他自己承受而將福慧與大家分享。

仁波切不放心，專程北上探視。徐老師住院檢查後，診斷為積勞成疾，情況甚不樂觀。仁波切疼惜之情溢於言表，雖曾隱示左右：「塵緣將了」，但仍希望能有先進醫技延長病灶的發作，讓徐老師奮力與時間追逐。

五月中旬，山裏香光院落成啓用，為了莊嚴盛況，徐老師伉儷率團南來，連夜奔波。典禮中，徐老師仍與眾師兄談笑風生。隱約聽到他說：「世間有成就者，不知凡幾，但真

正具足的上師，就在眼前的寶塔山。我們應該好好珍惜這種千載難逢的機緣，全心全意向仁波切依止學習。如果有幸，誓願常隨師伴，終生不離教義。」當時看徐老師人爽朗如昔，焉知竟是至誠的祈禱，作人世間最後的獻禮。今夕回想，不禁令人唏噓！

時光漸逝，徐老師疼痛加劇，仍強忍苦楚，恢宏面對，不出一絲呻吟。所思所想，只盼回到仁波切跟前，洗盡塵垢，聆聽開示。但關山遙隔，何從遂願？

六月中，徐老師終於得到親長同意，轉院治療，仁波切親自出馬協調成大醫院權威醫生主治。當天，仁波切在午陽下望穿秋水似的在急診室門口佇立，耽心徐老師受不了長途跋涉；直到專車安抵，始

將雙眉稍展。連續數日慎密的檢查和會診，群醫也沈痛束手，只能暫下調劑，勉盡人事。其中，令醫生、護士不解的是何以徐老師堅強若此？

學生們陪徐師母輪流看護；來探望的親友、故舊門生絡驛不絕。有遠從東部坐了七八個鐘頭的火車，只為了看老師一下就紅著眼睛回去的。有千里迢迢自外國趕來的，每個人都將淚水噙在眶中，因為徐老師不希望看到大家傷心。但他的確累了、倦了。卸卻紅塵，他已放下一切，如嬰兒般純真入夢；夢中，只惦掛著如何去完成 仁波切的期望。

六月三十日，正如 仁波切說的時間，徐老師鬆掉了手中正在讀的「六祖壇經」，他說他要回去，回到依怙的歸所。車抵山門未久，徐老師在仁波切身旁，瞋上雙眼，安然離世。 仁波切為他修破瓦，法衣加被；但見蓮花生起、檀樂香聞，老師已識射淨土，天空晴朗一片。



七月十四日，本山為徐老師舉行哀供讚頌儀式，表彰老師對山裏的功績。靈堂破例設在僧院一樓前廳，佈置樸素簡雅而莊嚴，鮮花簇簇，各界輓唁紛至，備極哀榮。來自全省各地親友，門生故舊數百眾，多縞服素衣，面色凝重，氣氛益形哀淒。

八時正，由十位護靈官護衛靈襯移靈後，恭讀 仁波切親賜奠文，
文曰：

酷暑如焚 九夏臨塔
開膛破肚 見得通達
嗚呼痛耶哀哉
林風蕭瑟 天地同淚
千言萬喻亦不能言表於
萬一

當下 只願子能早成眠
淨歸法界 三界茫茫
一旅亭間 痛哀幾日
竟也來去匆匆
法眼瞪開
生死一路本胡同
別時丙子已忘年
離軀那朝月正圓
驀地頓證虛空界
鐵牛無腳走如煙
嗚呼

慧日東舉耀三千
未曾棄俗卻了緣
潛修自證歲如月
披緇慕道度有緣
夏木無雲 綠 杏林
教世人皆得三昧
唯汝識得虛位
疑！
晴空朗朗 本無來去
龜底何物？



識得無生 故亦無滅
無有生滅 來去自如

肅立一旁的徐老師夫人感受斯情斯景，不禁悲從中來，長期鎖在心中那份恩愛之情，迅如決堤之水，驟然狂放奔流，觀者莫不為之鼻酸。

家奠後， 仁波切親率堪布拉巴澈令、袞欽喇嘛、依喜喇嘛修法舉哀上供。法樂乍起，陰霾盡掃，全場一片莊嚴。靈堂上隱約霞彩流漾，彷彿浸

潤甘露，老師英靈向 上師頂禮感恩。

修法圓滿，司儀簡述徐老師生平行誼，方知老師一生奮鬥，鞠躬盡瘁。其解行懿德，將為後學所景仰。行誼述曰：

人類的苦難總是不斷的延續，歷史的滄桑也不斷的重演。許多聖者、賢者，卻能把握這種時代的契機，激勵奮發，有的英聲絕域，威德窮邊，有的臥龍棲鳳，雲棲木食，都能樹立不朽的典範，如同晨鐘木鐸，醒世攝人；貧困不能搖撼其心志，橫逆不能侵凌其風采。安泰依然，精進依然。我們敬愛的徐師兄，徐老師正是個中翹楚。他在戰亂中成長，在饑困中茁壯，他凡事逆來順受，甘之如飴。在數學知識的領域裏，成就了一代宗師的風範，他求法若渴，親炙廣欽老和尚，最後依止尊貴的 洛本仁波切，終能曇花見葉，明心見性。他徜徉在佛的智慧之海，悲憫天下蒼生。

五十九年前，徐老師誕生

在一個貧困的家庭。初生三日，就蒙當時高僧妙果老和尚前來引渡，並賜法名「真量」。這種殊勝的因緣，影響了徐老師的一生。佛的光照，隱約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滋長。

徐老師雖然宿緣渾厚，但現實的壓力卻如巨浪般不斷地衝擊著。他身為長兄，下有弟妹，在貧困的家庭中尤感食指浩繁。為了能讓弟妹溫飽，為了減輕雙親的負擔，他經常日食一餐，省吃儉用，半工半讀，將省下的錢支付家庭的開銷，並且幫助弟妹，接受良好的教育，直到他們立業成家。

徐老師天資聰穎，過目不忘，雖然讀書的時間比別人少，但成績總不落人後。他讀書也不忘運動，尤愛美式足球，曾經帶領球隊南征北討，所向無敵。當年大專聯考，他的成績，幾如探花。可惜，艱困的環境只能讓他選擇公費的師範大學就讀。也是因緣際會，這段時間，有幸親近廣欽老和尚，身教言教，讓他受益

非淺。從此之後，他一路奮發，先進台灣大學數學研究所，接著考取公費留學，遠渡重洋。在密西根大學受教於當代首席數學大師波西亞門下，成為大師門下第一位台灣學生。這在當年，譽為學壇大事，震撼台灣高等學府，蔚為國家無比驕傲。

博士後老師學成歸國，各學府爭相禮聘，徐老師果然不負眾望，連續九年，培育出聯考的狀元，而碩士、博士，更是不計其數。

徐老師對學子，視同己出，看到家境貧寒的，尤其照顧。物質的支持和精神的鼓勵，常令學子們熱淚盈眶，老師和學生，就如同生活在一個溫馨的大家庭，噓寒問暖，同桌共食。一碗碗美味的紅豆湯，蘊含了老師師母無限的慈愛。有學生說，希望老師將來能為他證婚；言猶在耳，而老師已羽化西歸。無語寄問蒼天，叫人情何以堪？

老師自幼即有佛緣，親炙

廣欽老和尚後更是無限景仰，三十年來，跟隨大師，無言示教以體悟心性。事業所得，也全力供養。若遇高僧宏法，不論風雨路遙，皆前往聽聞。對正法道場、文教機構，亦多捐輸贊助。現在的慈濟功德會，當年初創，老師也歡喜布施。諸此種種，老師向來不說，他只默默的奉獻，將慈悲喜捨作為生活的一部份，如實履行。

前些年，一次特殊的因緣，巧遇尊貴的 洛本仁波切， 仁波切直指心性的法教及加持，讓老師於頃刻間識得本來面目，而 仁波切乘願西來弘演殊勝妙法，將之植根中土的願行，更令老師深深的折服而發心終生護持。那個時候開始，寶塔山上，常見老師伴隨 仁波切悠遊於法喜之中。老師曾經譬喻：「育我者，廣欽老和尚也，而成我者，唯恩師 仁波切耶！」

最近一年，老師感到身體不適，檢查後方知積勞成疾，眾人心焦不已，老師卻坦然面



覆蓋五色旗代表得五智，法界旗代表法界一味

對。今年五月十二日，山裏香光院落成，他仍馱著疲憊的身軀，率同眾多師兄專程趕黑南來，強忍痛楚，硬撐精神，與環繞他的師兄們笑論古今，而多所期勉。人間無常，瞬息生死，試問，有幾人能如此從容？

及至彌留，老師請求 仁波切容其回到皈依之所，恭聆仁波切開示，為其法衣加被，老師安然歸去。仁波切為其修法破瓦，但見蓮花生起，空

行海會，老師已含笑虛空！

老師一生，成就非凡，但終不離淡泊樸實。忠孝節義，無求率真，稟持正法如理如實，真謂外顯頭陀風範，內蘊菩薩慈悲。如今已圓滿人世功德，西方佛土任其遨遊。嗚呼，風撫竹影，草木含悲，哲人已遠，僅將行誼簡述，同伸敬仰與悼念之忱。

學生們亦滿懷師恩浩蕩之情，噙淚誦禱哀悼文曰：

噶居事記

好累——啊
說不出的疲倦...
是該回家的時候了

您說
自己已經是背不動槍的
老兵
卻得肩負眾人的期盼
衝向戰場

您說
自己已經是拖不動車的
老牛
喘著氣想再前進
卻心有餘而力不足

無盡的心
無盡的願
無盡的恩

您像一支
兩端燃燒的蠟燭
在驅走黑夜的同時
化為清風
印於自然中

無盡的心
無盡的願
無盡的恩

您像一位
倚門而立的母親
盼啊盼的
永遠守候
遲遲未歸的遊子

好慟——啊
說不出的哀傷...
是該告別的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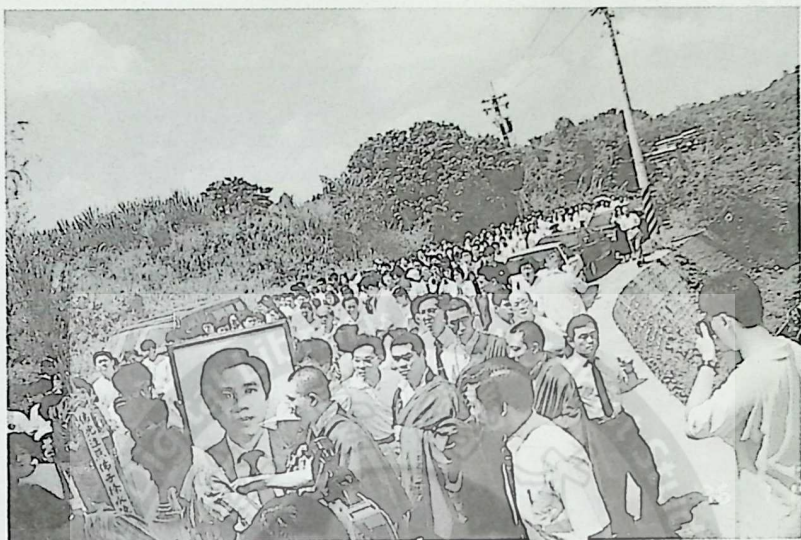
恰似雁鴨貼地飛
請接受我們最真心的注
視

願我們髮絲斑白時
能一眼認出
那一位具足威儀
法相莊嚴的比丘

老師
這是我們最深切的祈求

自此而後
師恩浩浩 永懷銘心
師訓歷歷 猶在耳目

無盡的心
無盡的願
無盡的恩



親愛的老師
我們願謹從您的教導
伏跪上師蓮足尊前
祈求三寶庇護

南無咕嚕貝
（皈依上師）
南無布達雅
（皈依佛）
南無達瑪雅
（皈依法）
南無桑噶雅
（皈依僧）

隨後，全體依序至老師靈
前拈香致祭，眾人瞻仰慈容，

不住淚濕衣襟。

十時十分，護法師兄恭迎
仁波切說法語。

爐香乍讚，花開見葉，老
師已識歸淨土，安住無為，世
人何悲之有？

仁波切親領老師家屬繞
靈視作最後巡禮，隨後由護靈
官恭覆本山至為榮耀的法界
旗。眾人齊唱「追憶之歌」由
仁波切填詞，改編自「萍聚」：

從來未曾真正的擁有
在輪迴中自性是顯空
我們有淚啊感謝佛父

我們有血啊感恩佛母
緣生緣滅緣盡煩惱無
所依未證故常作追憶
慈祥恩師我們謝謝您
願汝法身遍照十方界

低迴的歌聲中，老師漸行
漸遠、、、、。我們虔誠合
十，祈求諸佛菩薩，願老師儘
快再來。

烈火後，仍拾得完整舍
利乙顆舍利骨無數，殊勝難
得。

小啓：

嘉義謝耀慶師兄發心提供治
療尿酸秘方，可供患有此疾者來
寺索取。

噶居寺訊

本寺住持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往菩提佳耶參與噶居盛會，會中將呈獻預言中的第十七世法王唐卡。洛本仁波切表示；此件寶物攸關噶居巴大寶法王真偽之事實辯證的重要證件，有其義務將這幅畫於西元一六七四年之前，第十世邱英多傑大寶法王親繪之唐卡（已有參百年以上），送還泰耶多傑仁波切本人。

曾有弟子請求 仁波切，可否將此聖物留下，以為台灣噶居重鎮之寶， 仁波切笑而不答，寓意深遠。據悉 仁波切特別請藝匠打造了一付金銀寶匣典藏唐卡，可謂對法王之信心言表於衷。

祈 福 朝 山 法 會 預 告

今年的朝山活動，奉 仁波切核定由管理委員會主辦，本山各相關單位協辦；時間訂在十月二十六日。

本次朝山，安名為「祈福朝山法會」。藉由朝禮外在有形的山，體悟自性，祈求諸佛菩薩慈悲憶念，熄滅天災人禍，增長眾生福慧。

朝山貴能發大願，依願而行，以行滿願。朝山禮佛誦念「嗡嘛呢白美」六字大明咒並三步一拜心境如一，可消業障，諸事圓滿。

朝山亦能降服我慢；蓋眾生多以我為高，彼為低。而心高氣傲，纖芥不容。故由五體投地的朝禮，體認眾生平等不生我慢。朝山也是忍辱的功夫；崎嶇山道，疼痛安忍得，疲固安忍得；乃至於、稱、譏、毀、譽、

利、衰、苦、樂皆能耐得。所謂「忍之為德，非持戒苦行所能及」，只此一念，忍心不動，一直朝去便是。

朝山法會自當日上午四時開始，依序朝禮後領受 仁波切灌頂加持，並聆聽 仁波切開示。暫歇處，有國內唯一的中陰百尊佛像展示及本寺典藏唐卡展覽。將讓您趣入寶山，法喜充滿。

午齋後，舉行皈依典禮，恭請 仁波切親自主持。發願者，請先向本寺登記。並備二吋照片兩張。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又不如朝山禮佛。而心即是佛，不假求外；寶山不遠，常在汝心。願各界大德，共襄盛舉，為自己，也為眾生一祈福。

中秋月華千里共，寶塔山上分外圓
佳節何處去？相聚樂歡言。

今年的中秋節適逢三天連續假，多數人開始為著如何安排度假而傷腦筋。想到遠地瀏覽名勝風景，怕人擠人；想到近郊享受山光水色，又怕車擠車。人車壅塞的感覺，常令人遊興盡失。

我們建議您，不妨暫卸紅塵，陪伴您的家人，回來寶塔山中。清風明月，黃葉青山，會讓您身心安頓。溫馨地闔府共享一年一度的秋宴，歡悅地與師兄們同樂；聆聽 仁波切法語甘露，放懷地陪 仁波切吟詠那秋月的歷世滄桑；這一切，都將是生命中至善至美的感受。

山中的建設最近有了新的氣象，大殿已經順利地取得使用執照，整體的景觀上 仁波切，率領師兄們精心擘劃之下，媲美任何



一處勝地。唯然未來的道路仍然漫長艱辛，但您、我多年的奉獻和布施，讓空谷中肇創了藏密中土弘揚的磐基；山裡的每一片泥土，都揉合了我們海誓山盟的大願，願眾生離苦得樂，願法業互古長河，綿延無盡！

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五），我們在山上等您回來！

三乘櫺窗：

本刊自四十期起有關興建委員會、中居會、噶居寺徵信、蔣揚徵信暫停刊登，改為季刊獨立刊載。

中 居 會 訊

中居會於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三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正式通過第一號案。理事們一致贊成派員代表該會，並且組團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前抵達德里，再至聖地菩提佳耶；參加噶居巴為十七世法王泰耶多傑仁波切所舉辦的三天無上祝禱大法會。即日起接受全省噶居弟子申請，預計名額三十名，以報名先後次序為優先。若報名人數過多，則會召開臨時會恭請理事長 洛本仁波切裁示是否增加人數。會議中並且決議以中居會名義致贈二千倍顯微鏡乙座，作為法王弘法之科學研究的參考。

法王殿興建委員會會訊

興建委員會十位執行委員，每月聚會召開法王殿興建一切事宜，並且詳加討論募款等等重要決議。是本山極為吃重的中流砥柱，多年來一直是噶居寺背後的無名英雄，深獲仁波切之依賴和尊重。

七月份當值主席蔡委員馬陵主持通過「噶居寺十年紀念特刊」之發行，並徵求全國各地之信眾投稿短文，特別是與噶居寺或仁波切相應之小典故。會中主席提供石材作為大殿裝修之用，此批石材係木化石，是由主席好友一位林姓商人免費供養，委員一致同表感激，並約日同去花蓮實地了解。

八月份當值主席謝委員耀慶提出張秋燕師兄遞補徐永棟委員之遺缺，獲得與會委員一致通過。張委員經中居會推薦全國績優傑出社團服務人員之表揚，獲內政部同意並於八月二十二日接受頒贈獎狀。張委

員表示這份殊榮來自大家，希望更加奉獻自己。

法王殿的土木工程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已暫告一段落，使用執照順利取得。但目前已累積了捌仟餘萬的負債，病後的仁波切更顯消瘦，看在弟子的眼裡真有說不出的難過，恨不得自己能為佛爺多擔待一些。卻只聞仁波切說，其實大家都很賣力了，不要急。有誰不知道，真正最急的是佛爺您啊！每每週末趕回寺裡諦聽您的開示，不經意流露出的長嘆，足以告訴我們建殿的艱辛。

所以我們深深之期盼各位法友金剛昆仲能發大心造功德，成就藏密中土化的精神堡壘所在。共同莊嚴法王殿。年底前十六公尺高的銅鑄說法釋迦佛必須安裝，其成本造價二千二百萬元，尚有一千八百萬未付。仁波切指示，造像福德更勝有人以恆河沙數珠寶佈

施，因佛像可令眾生清淨心、懺悔、禮拜、祈願、滿願故，功德不可思議。云何建高十六公尺，因與未來佛等同。為令眾生皆有機會造大佛像，凡隨喜供養壹拾萬元以上者，皆能留名佛之金剛寶座，與佛長存。

目前法王殿大殿兩側各有九支經典銅柱，截稿為止已有功德主認捐十四柱，尚有四位具緣者未出現，希望有心供養銅柱的大德能盡快與寺裡工作人員或仁波切聯繫，因為確立名字後方可一併鑄造題名，每支「法王柱」隨喜壹佰伍拾萬元可兩人具名。

另阿難與舍利弗兩位協侍，高九米泥塑造價壹佰萬元，高雄李世揚師兄認捐乙尊，尚有一尊等待有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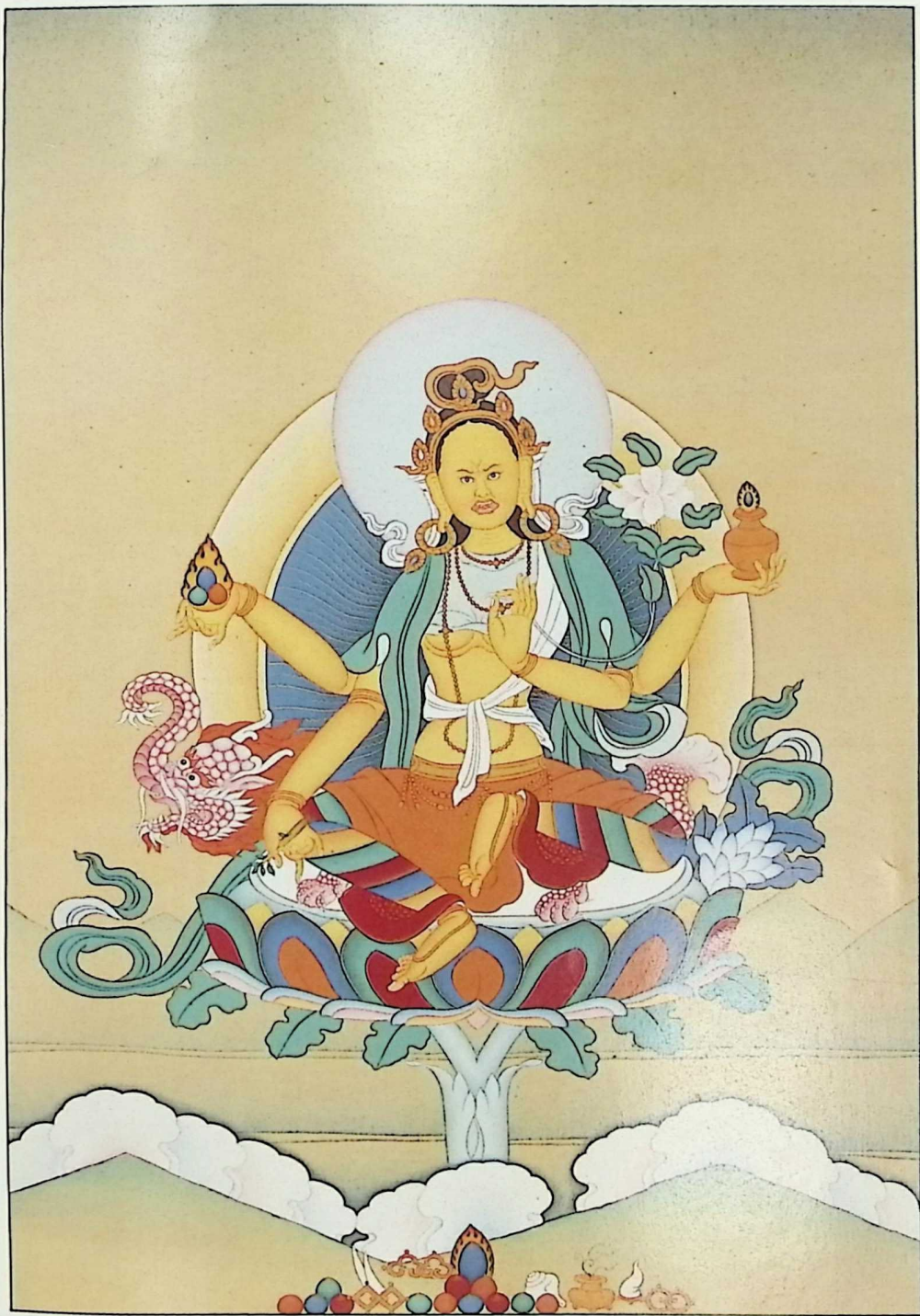
本寺鎮山寶鼎「作冊大方鼎」源自西周之典器；原件藏於故宮，得故宮之同意以原器放大，高兩百餘公分，寬壹佰參拾公分，重四公噸。遠超過中國大陸贈聯合國之世紀寶鼎，這不僅是本寺之寶，更是



南台灣之寶。故宮院長秦先生亦說台北故宮有一鼎，台南也有一鼎，真好。徵求贊助供養者，隨喜五百萬元。

另有五方佛銅雕片以及銅瓦方便弟子信眾認供，這些除了莊嚴佛寺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金費將依賴諸多隨喜供養認捐之餘絀，以作為本體工程建築之所需，希望大家能體諒與了解。若有人欲發心供養者，歡迎隨時來電洽詢。

電話：（06）5732103



二十一度母之一·水生金身母

山 塔 寶 寺 居 瑪 噶



歡迎投稿 敬請助印